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十九

宋 李石 撰

周易十例畧

春秋有例者起於杜預易有例者起於王弼二例之作以吾夫子立一定之論如乾坤二卦則諸卦之倡謹始之例也後之學者因而例之故作十例畧

无咎者有咎而卒於无咎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

乾夕惕若厲无咎者剛失中道為亢之漸坤之六四括囊无咎者陰進薄陽臣强侵主下卦之上括囊以幸免孔子繫之曰无咎者善補過過而補之可免於咎矣易文言无咎者九十九爻而何咎者三何咎者本自无咎而猶畏之无大咎者未能無過何咎者徒自憂於咎一以乾坤為例作无咎例

利有攸往者可以往而往不冒險而往也始於乾之利見大人猶曰可往見矣坤之繇曰君子有攸往者先昧所伺後有所歸猶曰可以往矣乾坤為例利有攸往之卦十一繇言其八爻言其三繇言有攸往者一爻言有攸往者三繇言小利有攸往者一繇言勿用有攸往者一爻言勿用有攸往者一繇言無攸利者二爻言無攸利者八無不利者十二卦十三爻槩之以不冒險為利也乾之彖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有利不言益無適不利也他卦爻之利不利勿用有所待者倣此作利有攸往例

孚者信也始於需之有孚而訟之有孚次之需者疑也因疑而待其信可以無疑訟者爭也因爭而求其信可以止訟或曰去就從違信不信之決也需訟之外繇言孚者三爻言有孚者十三卦十八爻繇因事言孚者二爻言孚者九卦十一爻爻言匪孚者一言罔孚者一其曰中孚者信之由中而豚魚細物亦被其賜凡信之有疑有爭者莫不釋然於此謹信之始起於需訟作孚例悔吝者君子求免於世之憂患一本於正心誠意慮而後動迫而後應俾不由於悔吝之塗乃已然時有不免者一身萬物隨時所值因易自忘可也繫詞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者微小尚可以追惟之竊嘗考悔吝為二道則悔大吝小也吝尚可追惟而悔有不及者亢龍有悔此天下治亂休戚所繫孰有大於此者哉若夫屯鹿之不得往則取吝蒙以刑為發往則取吝屯蒙二吝吝乃非悔之比大小隨卦爻所寓不可一槩且以乾之悔況之豫蠱困之悔誠有間矣若乃革之悔亡則以湯武

革命幾於繫天下事甚大如乾之悔也他言悔十五卦十八爻無悔無祇悔七卦八爻言悔二卦二爻言吝者自屯蒙而下十七卦十八爻小吝者二卦二爻曰小者尚有大於此者乎貞吝四卦四爻吝無咎者四卦四爻此悔吝之別君子所以自忘於憂患如此而有大小者以乾與屯蒙為謹始作悔吝例

厲者君子以人心自危而日進乎道心之微惴惴自畏未嘗一日不以憂患自警也乾以惕為厲訟以貞為厲皆厲也孔子於乾以危為詞獨於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夤心之上下憂患有所限止文王之詞也孔子釋之曰危薰心者人心道心危微之兩間正如夤之上下也且言厲自乾以下二十三卦二十六爻貞厲者八卦八爻厲无咎者八卦八爻厲无咎者以乾為例貞厲者以訟為例作厲例

心情者人之有心有情也以人之有心有情見天地萬物之無心無情情顯而易見心隱而難測君子以易洗

濯其心雖天地之大萬物之繁如對鑑妍醜無遁形矣

繫詞曰聖人以此洗心與民同患是也然此專出孔子

彖詞也言天地之心者一言天地之情者一言天地萬

物之情者三復則取其靜以自復故能以復之心見天

地之心不待觀而見之大壯則以剛大而能正不但用

壯為天地之情況其在人者至於咸之虛恒之常萃之

聚皆天地萬物共由斯路此甚易見者以我之情度而

剛之也用易君子宜以復之心為心曰咸曰恒曰萃思

慮所孚可不勞矣作心情例

八象者始天地大象以求其類也類乎天者天象雲雷

風雨日月是也類乎地者地象山水泉澤木火是也并

天地為八卦十四象剛柔奇偶各以卦爻所象為類也

陰卦取天象陽卦取地象錯綜為爻變化為用文王重

易而立詞孔子立大象而繹釋之自其八者行之為十四

也以說卦考之取象凡一百一十三而大象所象特一

卦一象為主而乃衍為十四坎衍其三離衍其二巽衍

其一其寓諸爻者為九十九所用未如說卦之數而名物有不及象者用易之君子以意逆志斯得矣作明八家例

貞悔者鄭氏云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卜筮所用也然伏羲三畫有內無外有貞無悔雖三墳八索以蓍龜所定胥亦未見其為占筮之用抑亦文王所重以蓍龜所定胥變而為卜筮乎周官三易鄭氏所言益稽諸此也且以伏羲為貞以文王為悔內外奇偶剛柔以初為四以二為五以三為六始中終之義變化酬酢而卦之上下二體具矣其為貞悔互相應用不亦可乎占筮所用有以內為主有以外為主內變者為內主外變者為外主明取其變以明吉凶則易之神化也作貞悔例

象卦名者卦一名名一字盡矣非聖人孰能說之如曰乾健坤順非聖人象之則世有不能名之者八卦八名伏羲名之益以五十六名文王名之孔子又因象之益以六十四名其意以釋幾微幽深之義以廣二聖立言

之法然皆强名也曰天地止矣又强名曰乾坤乾坤止矣而又强名以八卦乾坤之變者健順具一氣之元晝夜四時代謝燮溫命之曰易而堅之曰道故曰皆强名也楊子雲作太元準易曰一元之統方州都家三模九據因氣盈縮晝夜分之九九為八十一贊以御氣之變有一卦而三名之者出三聖人所作意表易道或幾乎息矣作系卦名例

繫辭者易之詞也易之有詞自文王始繫詞爻詞均曰詞也孔子既為彖大小象以釋文王之詞謂之繫辭者以繫其詞所自不徒作也故曰繫詞焉以盡其言然則詞者言之盡而有未可盡者易之意深矣嘗試分繫詞上下未盡之意以韓康伯所注十五章上繫之章七十繫之章八益隨意求盡饜飫思慮而有得焉可以合而一之詞之統者如中孚同人至大有七釋自咸至損十一釋此可以合之為十八釋而乃分之於上下繫何也大衍之數五十又合之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二篇之

策而為揲法矣其下又再言天地之數何也至於十三卦制器三陳九卦隔章分釋已無可疑而學者以孔子十翼之分有可疑者彖一也大象二也小象三也上繫四也下繫五也說卦六也序卦七也雜卦八也十翼幾為八翼矣得無取文王繇詞爻詞二翼併足為十翼乎竊疑文王以西伯作易王為追書之王而繇詞爻詞有稱王者曰王假之曰王假有廟曰王用亨於西山曰王用享於帝言將遂為文王乎以大象所稱之王況之似出孔子或曰文言之釋為一翼而爻詞出周公作繫辭例

右十例者據王弼例畧而續之既具之論其有可立一定之說於無定之中曰體曰用二說體即易詞所謂無體之體用則勿用之用此常說也惟易主變移易不可常者於例具之如弼之例可互見矣

周易互體例

易者以天地五行而生數由數而生卦因三而成六貞悔内外以數通於天地五行而八卦相資為用以三而五而五行互體以六而八而八卦互體若非互體則易之變化内外上下不相應數有所窮數窮則生成之理或幾乎息矣易之有互體出漢人二鄭學易者以互體出劉牧非也因取説卦占象與卦爻相通者為互體以應天地五行之數作互體例

三三 乾下 乾上 乾　九五風　九二雲

右乾上下體以乾合坤奇偶既立五行致用於天地風出於巽之木九三也雲出於坎之水初九也從龍從虎之象成矣

三三 坤下 坤上 坤　上六龍戰　六三含章

右坤上下體以坤合乾為天地之雜陰盛勝陽龍戰見血五以陰包陽故坎象為血三以陰居陽故含章

右屯上下體至體為艮坤九五屯膏止而不得施六二六四坤體為馬亦止於艮而不行故遭如班如為有所待

三三 坎下 艮上 蒙　坤　震

右蒙上下體互體為坤震震為長子故九二克家以二陽包坤故納婦以坤止艮故六三之女勿取

三三 乾下 坎上 需　離　兌

右需上下體互體為離兌兌為口舌故九二小有言為澤故需泥離中虛為穴進遇坎為血也

三三 坎下 乾上 訟　巽　離

右訟上下體互體巽離初以柔承九四之剛順上不爭故明辨晳九二以坎剛遇乾剛臣忤君子競父掇患之道然巽順離明皆可無訟四陽之健而一人帶三奪之矣

三三 坎下 坤上 師　坤　震

右師上下體互體坤震律聽軍聲初六伏於重坤之

土不常失律九二上應六五重坤之順以陽應陰六五得震故長子帥師得坤故弟子輿尸衆主則非大人矣

☷坤下
☵坎上　比　艮　坤

右比上下體艮坤互體初六上應重坤順之又順坎水在前艮止不流盈缶之吉六二比於九五以内為限不自失也重坤之順不待誡令

☲乾下
☲離上　小畜　離　兌
巽　巽

右小畜上下體離兌互體初九上應六四以剛畜柔而乃反已自畜於離無所附麗九三見說於六四之兌說輻不行若夫婦而反目不能正室巽正室離側室

☱兌下
☰乾上　履　巽　離

右履上下體巽離互體艮為目三奇明於兌眇而能視二以陽居陰有震之足巽為股弱於足跛而能履成卦之體專在六三兌居五陽之間兌為口不咥人

三三 乾下 坤上 泰　震 兌

右泰上下卦震兌互體九二應六五長男少女為帝乙歸妹兌為口食之象四悅以求鄰雖富不富雖交通之世反失其實

三三 坤下 乾上 否　巽 艮

右否上下體巽艮互體二為艮以止為得故大人否巽承乾故小人吉以巽順處高位苞桑之危

三三 離下 乾上 同人　乾 巽

右同人上下體巽重乾互體九二巽順病憂畦以求於同褊隘於族非野之同重乾之剛伏戎致敵九四應上九重乾三歲不興

三三 乾下 離上 大有　兌 乾

右大有上下體兌乾互體九二重乾應兌以車能載以臣載君六五以離體主卦以兌說致信威行於下與同人相內外他倣此也

三三 艮下 坤上 謙　震 坎

右謙上下體震坎互體初六以謙柔越坎險之剛故可涉水六五以震懼處坤得衆故侵伐九三主卦曰勞

三三坤下震上豫　坎　艮

右豫上下體坎艮互體謙鳴于二豫鳴于初以坎險高下而鳴以求應和艮為山為小石止靜不動故先見九四主一卦以不疑致朋簪之衆

三三震下兌上隨　巽　艮

右隨上下體巽艮互體初九悅以應四動以隨靜艮得所止之官不至失節六二不能上應於五而止於巽詞求悅係陰失陽大小不得兼得九四之巽體長女長男得其隨矣其守在貞

三三巽下震上蠱　兌　乾

右蠱上下體兌乾互體以九二之乾幹以長子之震父子巽順蠱敝之家不足憂主之以乾悅之以兌順之以巽其幹濟矣巽兌二女母之象六四之裕六五

之譽漸以無事

三三 兌下 坤上 臨　坤　震

右臨上下體坤震互體臨陽長之卦而以兌坤為體震動不靜故二陽以大臨之然羣小亦可畏矣甘者苦之對兌為口故知味長而不已則泰道也

三三 坤下 巽上 觀　艮　坤

右觀上下體艮坤互體初六應四以陰應陰稱陰應巽巽為寡髮童之象艮為少男坤為重坤故利女貞若不知正則醜矣巽以求艮二以應五巽為白眼窺女求匹不可不正

三三 震下 離上 噬嗑　坎　艮

右噬嗑上下體坎艮互體初九以震動而艮止之震足滅屨不行以坎險在前以乾三陽錯坤之三陰未能除間滅鼻滅耳耳坎象金乾象黃坤上中象獄之有械猶順中有物

三三 離下 艮上 賁　震　坎

右賁上下體震坎互體震足初動而艮止之為趾坎為輿而止險故舍車六五艮山為丘坤土為園束帛質素五数曰束

䷖ 坤下艮上 剝　重坤

右剝上下體重坤互體剝之一卦以上九為主剝者陰極復陽牀以置身曰足曰辨曰膚抑陰進陽三得其應重坤為順貫魚小人之象以上九為宮以芘寵可也於尤

䷗ 震下坤上 復　重坤

右復上下體重坤互體復之一卦以初九為主復陰極陽復仁者重坤柔之仁四應於初為中行

䷘ 震下乾上 无妄　巽　艮

右无妄上下體巽艮互體震動而艮止之以不可妄動天命亦可畏震為稼艮山不耕不可以富以陽繫陰巽為艮止陰牛之繫

䷙ 乾下艮上 大畜　震　兌

右大畜上下體震兌互體以陽畜一陰為小以陽畜二陰為大小畜則九三應上九為輿大畜則九二為輿皆脫其軸畜而有養也兌悅震動以艮而止六四為童牛六五為豶豕皆止健有待

☳☶ 震下艮上 頤　重坤

右頤上下體重坤互體震動艮靜虛中如頤以求口實二陽物終之智以貪飲食非養也艮為山為小石附坤上為丘頤

☴☳ 巽下兌上 大過　重乾

右大過上下體重乾互體九二上應九五之兌為少女老夫女妻九五下應初六之巽為長女老婦士夫過唯謹其小不至於大藉茅於初乾乾自危也

☵☵ 坎下坎上 習坎　艮　震

右習坎上下體艮震互體九二震動而艮止之與五險陷未出所得亦小二簋納約其中有誠坎水明水之薦

三三離下離上離　兌　巽

右離上下體兌巽互體兌澤巽廣顙目為涕涕離以柔順附麗兌巽錯然之敬於始可也九四下卦之應風鼓其火而澤之猶死灰然

三三艮下兌上咸　乾　巽

右咸上下體乾巽互體艮少男兌少女乾陽巽陰男下於女無心之感初六咸其拇拇施於足可止而靜六二則上應五為雖行則凶居則吉九三巽體應乾躁其股為艮所執矣

三三巽下震上恒　兌　乾

右恒上下體兌乾互體長男長女以匹相應二五之應君臣之道五以兌體之陰委質於九二之陽則相及矣九四下應上比雖禽不獲

三三艮下乾上遯　乾　巽

右遯上下體乾巽互體以艮駾駾為巽自厲其尾否則致災乾變為坤二應乎五黃中坤牛剛草君子固

志以遠小人

三三 乾下 震上 大壯　兌　乾

右大壯上下體兌乾互體重乾附兌入震初應於震說以為進壯足為趾必窮可信九三入兌觸藩必決六五之喪羊九三之羊以兌體也坤為大輿為腹以陽包陰

三三 坤下 離上 晉　坎　艮

右晉上下體坎艮互體晉進而有所摧見險而止六二之愁以險遲留王母六五之陰三陰附之九四鼫鼠艮體穴離

三三 離下 坤上 明夷　震　坎

右明夷上下體震坎互體明夷傷也附麗越險以求出地其傷宜矣離為雉初附于震則飛矣左股以震足越險以坤震坎皆拯馬故為壯九三越險得陽震長子故大首挾南離故南狩上六上卦之上如登天回附於四故反入地

三三離下巽上 家人　離　坎

右家人上下體離坎互體巽長女離中女附麗柔媚宜家以女貞故以險為一家之閑初之應四離之又離以四陽主二陰甚嚴且節二婦一男婦子也

三三兌下離上 睽　坎　離

右睽上下體坎離互體悅以附麗而以坎乘其文二女四男其睽乃其合也初應於四坎體為馬乘而喪之子惡人勿逐自復六三應九牛阨於輿坎為輿六五坤牛也上九應四遇坎坎為豕負塗之水坎北方鬼方車載鬼也弧矢取睽先張後脫坎為雨故遇雨反吉

三三艮下坎上 蹇　離　坎

右蹇上下體離坎互體西南離方東北艮坎二方以艮自止於難則西南可免無慮也往者重險在前來者止而有譽有喜有待六二王臣蹇蹇以肖重險自出於文明之方大人者來蹇以應離體

三二坎下
震上　解　坎　離

右解上下體坎離互體東北之勢離明而震動難之散也坎穴三陰為土田為狐故九二獲之以狐羣自散也重坎為輿陰乘陽為負乘高壠上六應四離體為雉出險而擊為隼故射獲之

三三兌下
艮上　損　坤　震

右損上下體坤震互體震以動入坤靜而艮止之損剛益柔一人則艮上九應六三為友三人則三陽兌悅震動坤順以求益損一陽之友

三三震下
巽上　益　艮　坤

右益上下體艮坤互體重坤以坤襲坤震動得國而遷依止為艮巽不自止為失常震驚主祭其孚以誠可不用壯則趾之不立也九二應五勇於必進乾乾之惕莫夜之行有戒者乞陰在前三則色厲內荏兩

三三乾下
兌上　夬　重乾

右夬上下體重乾互體陽極反陰必至之理初九決

也羊也言也以兌陰而決陰莽之在田者為莧陸

䷫ 巽下乾上 姤　重乾

右姤上下體重乾互體以柔附剛牝豕敵豭羸而用躁乾金巽木牽于金柅以陽抑陰也魚陰類也九二以剛乘柔曰有魚四雖下比於初困於重剛失中故无魚以五陽受一陰包含如天

䷬ 坤下兌上 萃　巽　艮

右萃上下體巽艮互體萃以聚集初應於四以止以說止則號說則笑巽坤柔順三陰三陽亂次求聚為艮所限孚不克終勿恤可也萃得萬物大牲之餘二以中應五薄祭亦可

䷭ 巽下坤上 升　震　兌

右升上下體震兌互體巽震合誠皆通神明用禴可也虛邑陰幽無人之境以巽順而說得民震以主祭岐山之享文王以此歟

䷮ 坎下兌上 困　巽　離

右困上下體巽離互體冐險儒柔困而附麗巽兌邅回求脫坎谷初應於四之巽木也故株木九二應五之兌為口故飲食六三據剛雁柔二女在前夫妻反目三陰三陽相反不順

䷯ 巽下坎上 井　離　兌

右井上下體離兌互體水坎出也蒙養源於下井則泉於上木可汲矣初之應四水附離兌燥濕相違則泥禽且不飲九二應於五坎陷為谷鮒離網中物六四兌澤受水之谷宜修之

䷰ 離下兌上 革　乾　巽

右革上下體乾巽互體初與四二剛相應柔體中堅革之難也三就乾剛也虎豹之鞹以離之文炳蔚不同也六二巽風從虎之象

䷱ 巽下離上 鼎　兌　乾

右鼎上下體兌乾互體乾為金銷鼎也初為鼎足中窒則否巽兌長少二女附乾子妾兌為妾也九四近

君而下比於析足渥形六五居中黃耳離象蓋離為雉

三三震下震上　震　坎　艮

右震上下體坎艮互體震長子主祭以恐懼致福初應四艮山也為九陵七日六爻周而復也四遂泥坎為水水在山為泥或曰坎永遥泥

三三艮下艮上　艮　震　坎

右艮上下體震坎互體初應四之震為足止弱不隨震躁艮靜坎心病也故二不決震厲薰心三出險自反敦之又敦靜重如山

三三艮下巽上　漸　離　坎

右漸上下體離坎互體巽鴻離鳥之附坎水者巽風而干木冐險自麗危之也九三應巽上六艮夫巽婦附荅陵艮山也婦雖不孕止靜得吉離者羽之文章離為火腹夫征子不育婦失其道巽木之桷高而免

三三兌下震上　歸妹　坎　離

右歸妹上下體坎離互體震長兌少為歸妹離其一
娣也震為足胥險而上故跛六三上應上六幾成坤
母為須妾也離為目故眇震長子得位為帝乙坎為
月得中故幾望上六下應六三為兌之羊坎附離水
赤血也

三三 離下 震上 豐　兌　巽

右豐上下體兌巽互體初九上應九四以陽應陽二
體皆陰卦實離巽兌三女不無其配豐日中之照旬
則十日過旬非中則災中之已昃也震蒲葦巽木蔀
屋蔽日兌為毀折右肱巽股之上

三三 艮下 離上 旅　兌　巽

右旅上下體兌巽互體艮止離麗兌巽欲自媚說物
順人而不得行旅寓之甚六二應五過信為次兌為
妾故得童僕三則離火焚次童僕無留行雉者離也
牛者三陰之坤也

三三 巽下 巽上 巽　離　兌

右巽上下體離兌互體巽為進退為不果初附麗求說勇於甚武其躁於兵故重以巽命甲申為戒巽為木牀下致恭兌為巫故用史巫兌為金故先庚後庚凡六如爻之數資斧離為戈兵

三三 兌下 兌上 兌 巽 離

右兌上下體巽離互體初曰和二曰孚三曰來九四獨曰商者以言議之寧小介焉非病也其說物之多通不如介也澤及朋友離文明之益也兌講習語言之益也

三三 坎下 巽上 渙 艮 震

右渙上下體艮震互體震內動而艮外止之以靜止躁震巽皆為躁卦也初六用拯馬以震坎皆為馬也机者巽之木二應五机以靜止躁也艮為山冑險挺質不顧羣以渙君之難大號巽命血者坎為血為水

三三 兌下 坎上 節 艮 震

右節上下體艮震互體初說以應四之止艮以險止

之兌以言議震以足動艮木之多節坎木之多心兌通艮塞艮為門闕閽寺初不出戶庭是也九二既已知節安於所止不求脫險以苦失中也安者不求甚說下比於初以承上甘者口悅之味苦則衆口不悅矣

三三 兌下巽上 中孚　艮　震

右中孚上下體艮震互體初九之虞先見之信上應於四之艮以靜上動為機先之卜鳴鶴二五以陽聲同唱艮山兌澤九皐之禽信之中也六三應上九為非敵二陰二陽以巽進退不果也六四以震為馬巽應上六巽雞登山以兌而鳴登天之音失中也

三三 艮下震上 小過　兌　巽

右小過上下體兌巽互體小過中孚之變可以復不可以小過宜下不宜上逆順之勢巽為鷄猶中孚之遺音初六之飛鳥也六二過艮過巽兌為妣過君遇臣西伯事紂君臣之道嚴矣九三防之以艮執法可

順不可逆戕之漸可防矣

三三 離下 坎上 既濟

右既濟上下體離坎互體三陽三陰之變上下體坎離其互體離坎亂以求濟其濟猶亂初之曳輪以脫險水濡其尾可戒六二離婦喪茀以坎盜也高宗伐鬼方離為甲胄戈兵於北方之坎也九五下比於二陰為牛酉鄰文王也

三三 坎下 離上 未濟 坎 離

右未濟上下體坎離互體未濟既濟之變而互體亦坎離着數窮而亂所當辨也小狐坎隱伏之物出險而疑水濡其尾水曳坎輪震伐坎鬼濡尾濡首陰陽之極既濟猶未濟者乾坤用九用六之數君子知其數之不可涯者既猶未乎

象統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者猶曰一二三四者此易之始肇於畫矣欲求易者自其畫

欲求盡者自其滋滋者猶曰蕃滋以一成二成三者是矣而蕃其象各以其類為象天下凡物莫不皆有象類物而通其象之次叙可迎刃解矣物之生者自然之天其象其滋其數因是而畫之為三衍而六之八之則人也人者人為之以其使之然以合乎天之然天人相符毫釐錙銖之不爽而易成矣比象之次叙不可忽也蓋嘗以物之繫於易者原之以類而推其象其變化者乃其象之通而以易為神此鬼蹄魚筌如王弼之論得意忘言得言忘象端有次叙可驟而語乎乾坤者天地之二象剛柔奇偶其象通於八卦自八卦通於六十四此象可以類起矣以乾為龍坤為龍震亦為龍必欲求龍所在則曰天曰田曰潛曰野象雖可類而有不盡者似未可遽悉也至曰乾為馬坤為牝馬震巽坎皆為馬坤為牛而他卦言牛巽為離離為雉而他卦之言鳥者可以類求之無遁情矣譬言夫味之適口者必名其物然後知味之酸醎衣之蔽身者必名其物然後知衣之長短

数之未知象之未明而欲明之不已僭乎繫詞曰神無方易無體又曰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故因其互體者為無體之體伸劉牧之說而與王弼辨且天地生成五行五十五之數與大衍五十之數相通此著龜之用易之祖也易不有四象乎言動制器卜筮皆象之變化體有不同則可以互體推也弼乃以五行汗漫取四象者合而一之未盡而忘易之所祖是欺人父祖愚而忘之以聖賢其子孫是又其僭者故因繫詞說卦立象以互體例類而求易因孔子以知文王因文王以知伏羲其所謂象者儻不至牽合遷就十可得七八其他天人之奥性命之理如弼之作明象得意忘象者以俟後世用易之君子作象統

明閏

正月

小過　蒙　益

二月

漸

泰二　需　隨　晉　解

三月

大壯　豫　訟　蠱　革

四月

夬五　旅　師　比　小畜

五月

乾六　大有內外　家人　井

六月

姤一　鼎　豐　渙　履

閏月

遯二　恒內外　節　同人

七月

損　否三　巽內外　萃　大畜

八月

賁　觀四　歸妹　无妄　明夷

九月

困　剥五　艮

十月　大過　坤六　未濟既濟　噬嗑

十一月　中孚　復一　屯内外　蹇　頤

十二月　升　臨二　小過　蒙　益

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此置閏之法也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為之主以伏羲之三畫者分十二月二十四氣朔望日月弦晦之候天然之正舉囿吾易卦爻之數為一定法以歲始為端歲中為中歲終為終乎或以始子午終巳亥合六陰六陽為歲乎三代異正其所履之端所舉之中所歸之餘亦異則置閏之歷三代異用渺乎不見其端茫乎不知其終其中猶是也我知之矣大抵以中氣為母以均其始終中三際一唯其歷

而已余將竊取顓帝之乾象歷以建寅為歷端以合乎夏正則千歲之統幾在茲乎且以夏時為正以孟春為歷端則置陰陽子午不問不知何以為氣之母而會其中或曰無中氣者為餘歷之大小餘則置閏之數也所謂乾象歷者堯舜禹相承施行至湯止以立春為節而以冬至為元首周人遂以十一月為正以正六陰六陽之氣吾夫子論四代禮樂欲行夏時於春秋蓋有所嘆矣謂其欲修商歷非也乃乾象歷耳按魯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以為辰在申司歷過為再失閏以星度知之則魯歷之失自周歷之失也劉歆乃以漢歷正之以明傳誤班固則以春秋魯歷不正故置歷之失班固劉歆皆漢儒豈能以漢歷折衷於千餘歲之後於是七歷真偽之論更起矣魏黃初專取法乾象酌斗分（麤麤細之中以合春秋日蝕以正朔晦朔既朔為定而杜預乃以七歷皆非王者之術何也七歷多歸各斗分二十

六日幾一月之度湯歷乃以四分一為度之一且天度經星可以意增減之乘乎比杜預之所以疑也經星二十八宿以緯之五星變度如春秋所謂辰在申者以水星之在申也按晉武帝因魏之景初歷更以泰始名歷如泰始之三年閏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水星晨見乾象則閏月九日辛未見先十六日黃初則以閏月八日先十七日如春秋之辰在申者相先後三日其差氣三候有奇不知順數春秋置閏至是凡幾失乎如是則杜預之疑審矣夏正之四月周人之六月正陽建巳之月雖無中氣而大小餘之積似未可閏而閏之可乎惟我宋以六月置閏凡三淳熙歲著雍閹茂月則且置閏與晉泰始合歲月而用易之始以兆六陰之氣則亦六月而不在五月來則幸其速去則幸其遲至於任法各天之日月如劉歆春秋五行之說多矣因以易一信之君子

之君子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二十

宋　李石　撰

左氏卦例

春秋易以立例為通宜矣蓋韓宣子所見二經者魯人所用周人之禮不刊之典也左氏所載於易雖周人卜筮之用無幾其所資於學者非特杜預王弼之說也然杜預所得汲冢科斗云師春作春秋所載易卦一卷今不傳石為補之

作左氏卦例

坤下 巽上 觀 坤下 乾上 否

陳敬仲方少周史所筮之卦也至桓子五世而始大八世而成子得政殺君其始也利用賓于王其終也山嶽配天則亦太逼矣卜筮可知目睫之近不能保八世之往乎不然南蒯卜亂臧會卜亂同矣

右觀六四爻變而之否曰坤土曰巽風曰乾天風為天於土上則曰山嶽配天坤為異國艮為太嶽為姜齊艮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故有庭實玉帛諸侯朝王之象觀則其後之子孫期在五體則艮為山也故曰山嶽配天坤為異國艮為

坤下 震上 屯 坎下 坤上 比

畢萬以晉滅魏以地賞萬為大夫晉大夫辛廖所筮之卦也萬之先為畢公高晉獻公滅魏至六國魏猶列諸侯為大國比公侯子孫必復其先畢公高之始也其後

八世之遠此說卦雜占八者之例他皆倣此

六卿分而為魏則終春秋之世矣其年世達矣哉

右屯初九變而之比曰震以坤以坤故為土震為車坤為馬震變為坤故車從馬足居之以震故兄長之以震故母覆之以坤故是為六體不易以下體之下也若曰比合屯固坤安震殺則以意取象無象之象說卦雖有例未必能盡卦變之意他皆倣此

三乾下離上 大有 三乾下乾上 乾

魯桓公將生成季楚丘之父既卜又筮此卦也魯之重輕由季氏之存亡其曰季氏亡則魯不昌又執政為周社亳社之輔皆如卜之言而筮特言同復于父敬如君所而已其合卜筮著龜為一用乎將有詳畧乎自桓公下順數終春秋之世三家子孫既微而魯弱如卜楚丘之父著龜之告

右大有六五離變為乾乾為君為父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以臣為君之象以離麗為同者亦以意

取義

☳巽下
☶艮上　蠱

秦穆公伐晉秦掌龜卜徒父所筮之卦也秦人不通三易而以龜為筮龜卜為官而以蓍筮乎晉開秦糴員秦曲多矣韓原之戰晉侯之馬還濘取敗執晉侯以歸故卜徒父先以千乘雄狐為告

古蠱巽艮二體不變而貞悔內外之象已具杜預乃以秦人不通三易之占而以龜卜為筮乎不然卦亦易之一也巽春艮冬春之交秋落山木之實而取材以為克晉之期山木逢秋而落杜預乃以周九月夏七月為言按春秋書秦韓之戰在十一月亦歲晚之秋非九月七月之秋明矣又曰獲其雄狐以狐蠱為君蠱蠱也血也病也若以說卦象取之則未有以狐為君象解未濟二卦之爻雖可狐解言三狐未濟懸言小狐初六言濡尾解以坎離互體取象未濟亦坎離互體取象蠱

之艮巽不變其互體者九二至六四為兌九三至六五為震不為狐象將以巽之為進退不果為臭如狐與艮為狗鼠之屬乎其必有知者以龜卜為筮與卦之不變者他皆倣此

三三兌下震上歸妹　三三兌下離上睽

晉獻公嫁伯姬于秦史蘇所占之卦也晉侯敗于韓秦執之以歸于秦晉侯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易天數也一定于天數不可逃雖人謀無及如晉侯之悔吝于先君之取秦女疑有可免之理是以人勝天也可乎卜筮者天假之以權禍福使人知所避就愈於恬不知畏而欲以人勝天也穆姬晉女之適秦者晉侯得歸國賴穆姬之力太子瑩洪與女簡璧晉甥履薪登臺免服衰絰以示必死

右歸妹之睽歸妹上六外卦陰變為陽故為睽繇謂刲羊無血士無其功承筐無貺女失其職以震為離以妹得睽有責無償無助者秦晉姊妹甥舅

相失之象以震為離故以雷為火雷車也震雷說其輻離火焚其旗睽為弧矢必戰之象姪其從姑惠公敗從穆公於秦之象高梁之死明年謂惠公死之明年謂重耳歸晉殺懷公子圉而入也史蘇占壁獻公惠公文公凡三世協若符券杜預曰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互相符會構虛不經非易之所當用他皆倣此以為占筮淺近於易者之戒

三三離下
震上　豐　三三離下
離上　離

鄭伯廖告人以公子曼滿求為卿伯廖告以豐之離之卦也晉楚方爭鄭公子曼滿不能內固其國乃幸亂而貪無德而祿伯廖以意測卦而告以其祥伯廖鄭大夫之知易者智如著龜雖不筮而神矣曼滿卒如其言

右豐之離上六變而為離以陽芘陰屋之大也以陰受芘户之蔀也說卦震離無屋户象互體巽兌亦無屋户象剥之卦曰小人剥廬以陽芘陰也剥

以艮為門闕故取陽以為陰之芘或曰離以附麗為安故為屋豐以明盛在上位而謀隱幽蔀閉塞不通如大屋翔天而暗戶無人豐爻言三歲不覿凶而伯廖之言一歲而曼滿死者以豐數之極日巽之離一年之象不待三歲以二卦九六對變也

䷦坎下坤上　師䷮兌下坤上　臨

知莊子告人以邲之戰先縠中軍以三師敗績之卦也晉楚爭鄭為日已久晉不能勝夷狄之楚以芘鄭同姓之親旬有七日之圍守陴之哭楚退師而復圍之肉袒牽羊以九縣自比楚又退三十里而與之平楚之於鄭其亦優游不迫鄭亦窮蹙矣為晉者可以少愧而又有救鄭之師師出荀林父士會欲中道班師不為失策先縠請以中軍佐濟知莊子策其必敗以其負曲於楚抱愧於鄭雖不待卜筮而吉凶判於未戰然則知莊子者春秋深於易之君子也其先見與鄭伯廖同

右師之臨師之初六變而之臨以二陽而薄四陰

坎陰坤衆遇險失衆臨有甚此者乎否臧者不順而無律律師律也律法也或曰以聽軍聲詔吉凶也坎為川流兌為澤壅三師之令不行律竭法亡之象其互體為震為重坤以師臨對變師九二曰未順命臨九二無功則凶中吉則免於咎臨九二則八月有凶期在於此此知莊子又知先彀雖幸免於楚有大咎於晉者以此夫

三艮下
艮上　艮三震下
兌上　隨

穆姜將薨所筮之卦不言其所筮之史也穆姜成公之母淫於僑如介晉國以禍其子又禍季孟幾無魯矣賴范文子卻讋以免東宮之囚垂死之筮乃始悔悟是歲襄公之九年也襄公之適子繼成即位始四歲季孟在朝主少國疑以筮自亡疑史乃請姜速出亡而姜亦知其死之審矣僑如佞人也其奔齊又淫齊君之母所止之國以佞濟淫何獨穆姜之辱

右艮之隨上下卦六爻皆變所存者互體艮巽皆

不以象為占而獨以變卦繇詞為隨之四德而以乾文王之言釋之也其曰元亨利貞姜之自知以答史之筮也不可謂元者以人在下位而有不仁禍其子成公虎狼之不若也不可謂亨者俾僑如外結晉援以執成公止季孫魯不靖者久之誰適召之也不可謂利者通於僑如東宮之居幾於囚辱失母子之愛非所以芘其身不可謂貞者國君之母棄位而姣以淫蕩聞於國人婁豬艾豭之比也四德皆失何以為隨以卦自揣其死宜矣史謂艮之八者杜預有二疑雜用三易以七八為占一疑也史以古易不利再以周易折之二疑也余亦有二疑焉七八者或在三多之數葢三揲之所當計二四而為八也一疑也八如臨八月之八隨互體即艮體隨之六二二疑也必有能辨之者

䷮坎下兌上　困䷰巽下兌上　大過

崔武子所筮筮史阿告以吉之卦也齊棠公死武子弔

之窺棠公妻美而欲介其弟東郭偃以取之弔人之喪幸人之禍挾急以攘死鬼之妻豈唯偃以齊姜同姓拒之雖死鬼亦怒矣瀆筮以求吉筮之所不告也武子欺死而得姜莊公欺生而淫姜姜以色召禍傾人家國崔子逆弒蒙千古不令之名豈獨攘鬼妻之惡哉筮史之阿告以吉者齊禍出於天數為不可逃

右困之大過困六三變為巽以坎中男娶巽長女固已非匹陳文子所謂風隕妻風奔也隕墜也奔墜之妻冐險取之且因之繇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者謂莊公入崔武子之室崔子稱疾不見之象且以卦變言之大過九二至九五為乾互體二女一夫巽長兌少本末皆弱二女者武子莊公皆嘗有是二女也一夫一婦再適亦二女也武子莊公兩淫之象嗚呼武子莊公於姜皆為同姓禽獸夷狄不若哉妾不知姓則卜之況妻乎

三震下
坤上　復

三震下
艮上　頤

鄭子太叔還自楚告子展測楚康王將死之卦也晉楚以鄭故不和楚矜然於晉豈復知鄭鄭小國唯大是聽命而乃以宋之盟載之言是賴夫子太叔既知之而猶以易測之以明楚康王之不賴盟而以大屈小死不免矣楚子竟死於魯襄公之二十八年雖然子太叔不因筮史得之亦知易之君子

右復之頤復上六外卦變而為頤楚迷不知復鄭既從晉楚迷而失道以求復如其願楚王必死之象也復之初也顏子得之曰不遠復無祇悔是矣其既極矣以陰反陽而猶迷而不返楚康王得之曰迷復凶反君道是矣子太叔曰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吾民者以復之上六曰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狂而測之也是年裨竈占星亦知楚子之死與易同占者杜預曰歲星所在有福歲星當在星紀而寄於元枵失次在北對冲在南鳥謂南方朱鳥周楚分野楚康王死之歲周靈

王亦死此卜筮相為用也省攷此

三三巽下艮上 蠱

秦醫和視晉侯疾以此卦答趙孟之問也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是謂近女室疾如蠱六氣陰陽風雨晦明蠱為晦六疾之一和謂惑疾惑則沉溺女色而蠱實生之猶器皿之蟲而生蟲為蠱猶穀之朽而飛蟲亦為蠱既曰女淫為蠱非鬼非食是不可為也和之言曰女陽物而晦時晦謂昏也陽物謂巽離兌三女皆二陽一陰陽中之陰內熱之疾所自淫則內熱而蠱生矣社預釋之曰婦人從陽非也和又曰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謂趙孟為良臣以大夫僭諸侯力可以諫晉侯之淫於女而莫之救故和及之其曰良臣者反言之也宜趙孟以蠱為問而以良醫合和也晉平公虐即位於魯襄十六年卒於魯昭之十年噫亦沉疾矣內有同姓之四姬醫所不治欲使之受諫乎

右蠱一卦醫和言之非蠱所及巽長女艮少男老

婦士夫惑非其匹老陰少陽其類為偏衆則蠱矣

然四姬一男筮持老陰而已即醫和之神幾以告

口為藥惜乎晉君臣不悟也是歲昭公之二年風

落山木與秦卜徒父同占

☳離下
☷坤上　明夷☳艮下
☷坤上　謙

叔孫莊叔生穆子自筮得之卜楚丘告之以其卦之詞

也初穆子辟僑如之難奔齊私客婦而生子曰牛又取

齊之國氏生孟丙仲壬穆子夢天壓已弗勝夢既告之

矣此先筮而得之也夢與筮皆天之定告之以未然而

皆不寤魯之禍媒於穆姜而成於牛僑如出奔穆子得

歸國氏之二甥以毋改適遲遲其歸逮逮其歸也牛又間

其父子殺孟而逐仲穆子二子一殺一逐叔孫思仲子

不得見不食三日死仲雖歸牛又以邑賂南遺使不得

入卒之昭乎得立不以南遺為德而以牛為禍牛出奔

而孟仲之子殺之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如楚丘之告

右明夷之謙明夷之初九內卦變而為謙明夷者

明之傷也謙者減也而卦貞悔通筮矣明夷之象為日日出地中則明傷於地陽傷於陰君父傷於臣子其象之意也天以十日十時為庚在人則十等杜預謂王公卿士皁輿隸臺僚圉牧也一曰王二曰公三曰卿中天為王食時為公旦日為卿以離為日夷則日傷矣以豹為卿在三之位則知穆子當為莊叔祀也其傷則謙謙則傷減以離日為鳥方故曰明夷于飛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則餒矣

離初九之陽變艮初六之陰以火焚山也明夷之初曰主人有言牛以讒遂孟仲叔孫不食也牛之名深目豭喙兆於夢又見於筮坤離皆牛象自莊叔穆子至牛三世以淫賈禍吁可畏哉箕子文王得明夷蒙難為聖賢叔孫得之殺身敗族

䷣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

衛襄公嬖人婤姶生子元孔成子筮之得屯又筮之遇屯之比曰

而元初皆屯也屯皆難也孔成子初以立長未決史朝贊以立元是為靈也初元之將生也已得於孔成子之夢康叔名之曰元使孔圉與史苟相之史朝所夢皆協以再筮襲二夢廢長立次廢病立幼似非偶然者

右屯之比屯初九内卦變而為比也且史朝之言曰繇云利建侯者嗣即非建建即非嗣使縶當嗣即不待逮所建者猶三屯之難元以次當建遲疑不決故以筮決之筮不當再猶之不決之故也比之繇詞曰原筮元永貞原筮者以再筮決意於元之意雖然靈公之立失德為多以國多君子賴之以立比輔之象也然筮以襲夢與再筮之決此其例也

䷇坤下坤上　坤䷋坤下坎上　比

南蒯謀以費叛枚筮以示子服惠伯之卦子服告之以其事也蒯遺之子也遺逐叔孫之子仲以立昭子蒯亦立季平子幾於再世禍魯也昭子為魯卿以功加三命

為季子娟忌昭子欲與季氏訟本出南蒯間謀南蒯懼以費叛費者季氏之邑以蒯宰其地也以地叛主神所不許筮所不告子服惠伯猶告之者幸其悛止而有畏於筮也其曰吾嘗學此者以明學易有素必欲塞其不逞之謀而教之以忠信之事也春秋不書南蒯之叛杜預曰不以告廟非也費為季氏分地不主於魯久矣昭公十三年書叔弓帥師圍費者不罪費叛而罪帥師以明季氏叛魯而家臣南蒯叛季氏無怪也越明年費人逐南蒯於齊司徒老祁虞癸以地歸魯亦不書者地從主人春秋私相予奔去來非法也至公山弗擾則費再畔故孔子墮三都

右坤之比坤六五外卦變而之比也坤以六順為義六五變而為坎順變為逆筮則知之曰不可占險坎之水為險其互體為艮之山山水之險非一險也坤以順為吉而比亦以相輔為吉蒯乃枚筮誤指其吉而逆圖之乎黃裳元吉者黃者中色地

有主也裳者下飾上有衣也元者善長長有君也皆非逆圖也供養三德為善供養黄裳元之三德杜預釋以洪範三德曰剛柔正直非也曰參成可筮者子服惠伯欲南蒯參其三說之備而用之惜乎蒯不悟卒為齊之叛夫也

䷀ 乾下乾上 乾

蔡墨以答韓宣子龍見于絳之問非占筮所及而援卦以告之也龍者人君之象乾九五乃其位乃今見于晉郊猶之東遷以來狩于河陽與夫南征水濱此春秋之所當書不當書晉不以告也蔡墨以易之乾以釋乾坤之言龍又及其爻之變以豢龍御龍二氏明虞夏之德劉苑之世服厥官以譏世衰道喪何足以致龍

右乾六爻言龍者四爻而以一陽為龍之變者四卦併坤為六何也以明五行所實而明五官之職備見於乾所變之龍也初九日潛龍勿用其變為姤䷫ 巽下乾上 姤天風之爻木澤之氣也九二曰見龍

在田其變同人䷌離下乾上同人火之氣也九五曰飛龍在天其變大有䷍乾下離上大有金火之氣也上九亢龍有悔其變為夬䷪兌下乾上夬亦金水之氣也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者坤上六之變其變為剝䷖坤下艮上剝土之氣也五行以御四時而重該修熙分職四時而無曠官此真龍之出人得以豢御而馴擾之豈特陽氣而已哉杜預釋之乃曰乾龍以象陽氣蔡墨以謂真龍似未審也說卦八卦皆有象馬牛龍豕雉雞狗羊皆象也何獨於龍而疑之蔡墨曰童該修熙少皞四叔職金木及水修熙相代為水官顓帝之子犂為祝融共工氏之子為后土火土之職舉而社稷五祀無曠此致龍之德也

䷀乾下震上大壯

史墨以此答趙簡子之卦也昭公出奔死於乾侯季氏實遂之三家之於魯猶六卿之於晉其亦太逼矣趙孟乃以季氏出其君而民服諸侯予之已似失言史墨知

其指意曰王有公諸侯有卿各有二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誰能恤之又曰三后之姓於今為庶至援卦以寓其神曰天之道者定數之不可逆

右大壯不以筮得之而以意測之以震主祭如副君乾王位也反屈其下故曰雷車乘乾震為諸侯乾為天子無周之象魯昭公何足道哉墨文以季文子之卜為襲至曰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

䷊乾下坤上泰　䷅坎下乾上需

宋伐鄭晉趙鞅卜救鄭代宋現陽虎所筮之卦也鄭武子之嬖許瑕求邑無以予之請自圍宋雍丘因是取鄭師於雍丘又報雍丘之役故伐鄭則師之曲直可見救鄭之吉凶不難辨矣何卜筮之紛紜乎趙鞅欲動諸侯之師以占諸史趙史墨史龜三史者各答以不可伐宋而可以伐齊齊火也宋子姓水位也晉盈姓亦水名也伐齊則以水勝火請專伐齊然魯新與齊平又有吳人江

淮之憂故陽虎筮之者益徙倚觀釁於吳楚齊晉之間志不在宋幸筮意之出此疑而筮之也

右泰之需泰六五之坤變而為需九五之坎也需者疑而不進也坎者險在前也持疑冒險用兵非所以為魯之利需則有不安於泰者此陽虎之意似未可以襲晉三史之占魯自敗齊人之交日負齊曲為吳歲受兵於齊者由此也且帝乙歸妹者微子啓為帝乙之元子以互體之兌為少女以乾娶兌元子娶妹之象方得吉配天福祉於元子者未可以兵伐之也趙孰竟用三史之卜伐齊取犂轅二城毀高唐及賴而還吳楚方爭衡孰有所不能敵也

右左氏卦例凡十七例各援其所本以明吉凶禍福所自有筮而得之者有不筮而得之者筮而得之出於筮史不筮而得出於用易君子引經據義而以義測之也春秋易聖人之經左氏

親授於聖人其間見隨家國所占所用不同其為例則一此王弼杜預得以例言也傳曰卜筮不相襲以明龜策異用而亦有相襲者世亂道喪寡誠敬薄信義吉凶禍福往往相反淫巫瞽史因以汗漫為說雖例亦復無用易者君子所深懼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二十一

左氏詩如例上

詩之有例杜預之說也吾夫子刪之子夏序之又與子貢親聞其言於夫子例之說如預者舊矣預之立例曰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春秋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倣此此如例也嗚呼此說舊矣凡所援據緣

情為類左氏所載一件一事裒拾之得一百六
十八篇作詩如例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

鄭莊公以弟大叔誓其母姜氏然孝心不忘不然
一羹之頃亦自難以激其終身之誓太叔不絶於
其兄如春秋則潁谷封人誠有力於莊公為不盡
之孝也

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

謹始之傳母子用誓君臣用質人道悖甚矣其曰
交質子不及二伯是且周君也鄭臣也此君臣用
質也人道不順而以忠信責之可乎四詩出君子
之意忠信之責也蘩蘋薄物之可羞薦者牛羊之
不踐泂酌之潦可供祭祀也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

頌者詩之盛德況商頌之難得者乎穆公以姑息
小仁以禍其國殤公立十一年十一戰社稷以凥

終弟及餘其說君子亦以頌美宣公非所蒙也公子馮不師父義何所逃罪然以商湯武丁美宣公君子之言亦過矣

碩人衛風

國之儲貳天所建也天下之望在是矣莊公娶齊人望可也不然嫡庶之分繼及無序國本亂矣州吁之弒君是也莊姜以桓公為子莊公又寵州吁母賤而嬖子寵而好兵賢母不能制嬖妾賢兄不能制寵弟碩人之賦衛人逆知其然知桓公之必不免託碩人以憫莊姜為賢不見答故無子於州吁書為弒君又以殺臣下為詞此春秋微意杜預乃以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妄矣

自求多福大雅

詩叙狂狡之刺鄭忽皆不足以當之何也狂者進取不已之謂也狡者如狡兔三窟之謂也鄭忽以

救齊敗戎成功乃矜伐自居戍齊之飭又以班後
鄭為有郎之師固辭齊婚是禦福也乃援文王大
雅之賦曽狂狡之不若也卒之三公子爭立受權
臣之欺失大國之助君子以為善自為謀則可謀
國則不可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小雅

鄭莊公後忽突爭立鄭以宋女之故突入忽出宋
執祭仲為奇貨連年於此矣十一年惡曹之盟宋
與盟而不書杜預以為缺文意者忽猶在位也忽
出突入然後宋人得以橫役鄭人故為折之盟至穀
立之盟凡再盟矣其為會者四曰夫鍾曰闕曰虛
曰龜至伐宋而戰宋則宋絶而鄭得以小寥君子
以小雅屢盟譏之

本支百世大雅

本根也支葉也文王子孫百世相傳以長久享國
者本根盛支葉從而茂也衛惠公揩越七年於此、

矣魯莊公會齊宋陳蔡之兵伐衛而納之非天子意六年書王人子突救衛則惠公朔失國以國逆為文當納與不當納情可見矣朔既得入放新君黔牟放大夫窮跪殺公子洩公子職然後即位君子譏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者以本之不強而支之不足自芘非文王所以傳世之意然惠公之惡亦不悛矣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逸詩

帝舜明德百世之祀也其後之人賢不肖何足以廢絶其後之祀哉陳殺其太子春秋以國討為文曰陳人者不與其殺也公子完奔齊齊侯使之為卿此則八世之後故仲開國於齊之符也至桓子而陳始大至成子而陳得政皆天也方子完之奔齊也有賢霸主為之依歸子完亦能雍容遜順降其色詞於俎豆之間其賦詩可觀矣弓招之禮士之聘禮其不欲往者天意於明德子孫尚有待乎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小雅

文王以辛受之命遣兵以守中國以西北夷狄為

慮其職猶諸侯霸主之職也東遷以來夷狄之患

日熾齊桓公圖霸之始管仲相之肯置西北之慮

於度外者乎小雅之賦文王為西伯時勞來諸侯

西有昆夷北有獫狁所謂簡書之畏不敢一日即

安以辛受之命為畏也邢者武王之子孫為狄所

伐霸主之所當憂管仲一言之贊齊桓得以九合

諸侯實發軔於此矣閔公元年正月書齊人救邢

僖公元年書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前人

後師人者微而不及事師則將尊師衆所以大邢

於中國以夸耀霸主之威於諸侯也曰次者勉而

進之於懷歸簡書之畏也至於遷邢城邢以明狄

人之勢方盛齊之於邢不可緩也

載馳衛風

婦人女子知有國家患難亦其義槩之激於中此

載馳之所為作也許穆公夫人衛女也父母之國為狄所滅曹邑之遷幾不祀其曰歸唁於禮有不得者父母既終無歸寧其兄之禮也許小不足以救衛抗狄徒憂之而作況諸侯為伯主而不一動心乎此則齊桓公攘戎楚丘之封文公他日再造之業歸夫人魚軒之張本彤管靜女之章亦出衛志有不及此

清人鄭風

鄭受楚敵而輕於授鉞推轂之任其亦難乎為兵矣春秋書鄭棄其師鄭自棄也非將之罪也故吾夫子於論語微發其端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不以罪高克也夫以高克之罪正典刑誅戮之可也孰有憎惡於其將而猶假以兵柄哉子夏序詩乃曰久而弗召自莊公二十八年楚入鄭以來今閔公之二年凡七年矣高克奔陳不書者非春秋與吾夫子之意

棣德維寧宗子維城大雅

申生死于女戎之諧方其蒲屈之築也申生已游魂新城矣夷吾尚以寘新為訢重耳以不校父命幾不免斬祛僅能奔翟然重耳霸業有異於夷吾者其用心大小有間矣士為之諫非獨為蒲屈之城亦知申生出伐羣公子皆不免維城之詩先見之明乎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大雅

獻公得罪國人雖其諸子親出肺腑如異類也荀息不量力欲保奚齊以一死抗三怨以一嬖敵輔晉之諸侯不狂則愚矣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奚齊之死里克殺之其平生許君宜矣已非社稷之計而又從里克逆謀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苟之死已非向者許君之志明矣其與溝瀆之經何異大雅白圭之玷非所以責荀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秦伯之問公孫枝之對惠公求人之情僞盡矣唯重賂以求助則忌克之情見矣秦伯豫防惠公之反噬是以他日重耳霸業而望夷吾非所宜也不識不知者文王所以順天之法不忌克者可以為法矣惠公忌克適足以資呂甥郤穀皆秦之謀啟平鄭賣國於秦以納重耳者天所以開霸圖於晉

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大雅

齊桓公以鮑叔一言忘其平生之讐舉管仲而用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君臣相信不復有疑雖三代直道不過如是也乃曰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至有廢其所長而求其所短不知所以絶管晏者果何罪後世以是洗垢吹毛以瑕疵士人者不吾夫子自管晏以下如子産子西皆有定論管仲以平戎之功辭高就下君子有大雅之賦如吾夫子之意世祀者以其平戎之功可以格神也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小雅

韓之戰秦獲惠公以獲書如俘因無異甚易之詞

也晉以女女秦其資秦德非一也三施不報以負

秦史蘇之占尚何尤乎史蘇能以象數占天之吉

凶而不能變吉凶者以人事召之也噂沓面語而

背相憎疾韓簡所以告惠公惠公不之悟以死此

豈非人為哉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

宋襄公不度德欲以仁義之師圖伯於春秋子魚

又以文王降崇侯于因墨之間刑于寡妻及兄弟

以大姒為教推此及家邦以無禮責曹而執鄫子

殺之如犬豕然果仁義之師乎孔子商人宋商之

後也其書曰執宋公以伐宋其亦隱忍為恕詞矣

公爵執之而人楚告捷不許夷狄執中國之君也

又書諸侯而不書楚猶曰諸侯自釋之此吾夫子

恕於鄉人之詞也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召南

諸姬盡於楚人吞噬有日矣非特漢東諸姬憤之

中國人亦共憤之矣楚人日熾隨日削者有由

矣楚自武王以來隨絞州蓼欲伐其師有不能得

今又叛之如蒙露夜行不免濡衣汚辱之病此君

子之重為隨惜召南行路之賦有旨哉

協比其鄰婚姻孔云小雅

王子帶惠王之子也時襄王在位帶召揚拒泉皐

伊雒之戎伐京師欲行篡襲賴秦晉伐戎以免子

帶因是奔齊齊使仲孫湫欲復之諸侯戍周王室

之不靖者至是十年矣富辰力諫襄王以子帶為

言協比其鄰以齊為婚姻也兄弟即襄王及帶也王

信富辰之言可矣然王子帶介恃夷狄與齊之援

勢不兩立王子帶入則天王出居於鄭矣春秋意

罪襄王顧匹夫小節以天下之大避其母弟天子

無外而以出為言譏之也王子帶居溫富辰亦不

免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　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周頌

邾者魯附庸小國也恃宋以抗魯故魯伐之且其執鄫子以畀宋宋殺之於社僖公伐之又伐而取其須句邾肯忘之遂有升陘之戰内不可言戰言戰則敗此春秋内諱也臧文仲預以雅頌諷公不悟大抵魯奔馳大國之郊無歲不兵無歲不役重外輕内其藐邾久矣兜鍪之辱何怪乎

河水逸詩六月小雅

重耳復國楚秦及狄之功也自楚之秦納之晉二詩之賦可以見其志矣皆子犯趙衰之力也古者享禮賓主賦詩見意其賦全章則以首章為重此杜預之說也然預以河水為逸詩而又以朝宗于海為義則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見於詩非逸也六月則以佐宣王北伐為義以賛重耳復國尊周也

此又賦全章之例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墻外禦其侮小雅

周鄭交惡自入春秋不君不臣胥失之矣周寡恩無御臣之方鄭念德失事君之略今又以一滑之小而執二王人欲以狄伐鄭者以忿兵加鄭亦胥失之矣小雅常棣召穆公燕族人於東都閔管蔡而念周公此富辰舉之以戒襄王也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曹風自詒伊戚小雅

甚矣子臧之為惡不悛也其兄子華以嬖寵殺身而子臧奔亡宋受其奔反以鵕冠自佚所以殺之者鄭伯鄭伯不自殺使盜誘而殺之何也自詒者自取也國人惡以寵嬖出奔長惡不悛兄死而弟繼之宋鄭不相平又恐其介恃宋人及禍其國不然一冠非法小人之服何足深誅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小雅

春秋賞罰之權詩者著春秋褒貶所自出其於聖人之經則一也是以君子貴之晋文公圖霸之始必有大號令以尊天子令諸侯者此三罪民服雖舜受堯禪誅放四凶以收天下之心不過如是也然帝霸之業所以不同者去取之異也文公始入伐曹衛以地主失禮而以兵伐人不過假公義以復私怨而已旌僖負羈之忠可矣顛頡魏犨同罪異罰可服人乎祁瀰風于澤亡左旃不登時戮之於軍既敗楚而又殺人可服人乎舟之僑奔亡之餘而俾為戎右濟河先歸輕用之而輕殺之可服人乎君子大雅之賦曰賞曰刑權春秋之法著之於詩者欲以廣霸主之德於天下文子而實不子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國風

父子罪不相及堯舜之仁用此道也欲尚畏偪謀殺晉侯以至焚宮以求晉侯不獲豈自知重耳之

霸哉晉臣但知其子之賢而舉之文公信而用之以縣賞晉臣之舉雖而復命以父之舊邑此霸者盛德事也苟非下體雖惡無以惡而棄美此晉臣之說詩者小異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戕悖大雅

晉負秦曲秦亦德不忘殺之役穆公遠蹇叔而用孟明三年之間三敗之辱晉則曲矣秦亦未免以貴於晉為貪也故舉芮良夫刺厲王之詩以自警卒得孟明之用雪殺師之恥者以信任孟明為始終而不以兵家成敗為作輟也若夫汪之役以晉宋陳鄭四卿之貴書曰人者將尊師衆不能舉一秦夷狄之勝中國之恥也而左氏反以人四卿以尊秦不知人四國之卿亦以人秦也風之有隧者君貪閒可乘故無形之風得以入之聽言者悅耳諛詞也誦言者雅正逆耳之言也良而悖之謂蹇

叔也此詩乃人主聽言之法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小雅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大雅
萊駒以斬秦囚失職狼瞫代之遂以為右箕之役
先軫黜之以續簡伯代之狼瞫怒其友誘之為亂
不從以未獲死所也竟死於彭衙之師晉襄公得
以幸勝秦師君子不多晉襄公之用狼瞫不罪先
軫之失士而有取於狼瞫者以其不亢其君不信
其友不妄用其勇踐夙昔之言以求死所也君子
以狼瞫為君子舉二詩以證之至比之以文王之
怒嗚呼匹夫之勇而有六師止亂之氣其亦勇於
義乎

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

嗟夫秦穆公悔過以不用蹇叔之言孟明自以屢
敗不死必復雪其國之深恥以荅穆公之知此
念爾祖之說晉趙成子所以取之也毋念者念之
深也念祖考之德以自修其德晉未可以輕敵也

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頌　問我諸
姑遂及伯姊邶風

臣繼君位為先後義猶父子也僖兄閔弟以兩臣
言之則可以兩君言之則義有先後一君一臣不
以兄弟也臧文仲之不仁夏父弗忌成之也其曰
新鬼大故鬼小此巫祝之見其何以為廟社典禮
之官乎仲尼春秋以大事書之何也明其躋僖抑
閔失後先之義以時以月以日為謹不及為內諱
也又舉二詩以明其非義曰鯀曰契曰不窋雖無
君位猶當以祖禮推配矧僖公以郊禮祖稷魯有
禮之可法乎諸姑伯姊亦以先後父子先後之義
也杜預謂微子父帝乙鄭桓公父厲王二國不以
為不肖肖之與不肖以子肖父乃倒置其意乎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國風凩夜匪
懈以事一人　大雅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大雅

聖人立言足以為世重也秦穆公悔過吾夫子取

之今之秦誓是也不遠復無祇悔於顏子謂庶幾近之以其不貳過也子路聞有過則喜不與此也至於穆公悔違蹇叔之言則録之為誓幾與三王之誓無異因以成霸功左氏取之蓋吾夫子好之立明亦好之三詩者皆君子之意也一人悔過一人舉善一人効力雖天下受其利可也況一秦之霸乎

菁菁者莪小雅嘉樂大雅

及者上及下之詞又為汲汲之詞其一直壓以及為文其一危出以汲為文卒之晉侯自悔二年之無禮又踰年公如晉懼其無禮而改盟公其屢盟之書前之及猶後之及無以異也晉侯賦菁莪取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之義公賦嘉樂取顯顯令德受禄于天之義然文公降拜賦答亦兢兢然矣文公二年之冬如晉四年之春飲至告廟不已遲遲其歸乎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女子在塗稱婦鄉以國逆之以吾君故尊之也今不書鄉而以逆婦為文是無祔姑之禮以其始為不令終之卜曰出姜可也畏天之威以配夫為天也君子謂之曰不允者以不信也不信則不保卒之文公死而歸此其兆也

維彼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大雅

齊桓公之伯力足以尊周而服夷狄也貫之會江人黃人以葢爾小國能自通於中國二國者楚之與國服江黃者斷楚右臂也桓公死楚滅黃以報宿憾江人所恃以立者以晉為伯者之可依勢亦岌岌矣楚伐江晉力欲庇江有不得者至秦穆公既敵晉霸西戎江人既同盟而楚滅之此霸者之深恥恥齊晉之不若也降服出次徹膳過禮君子援大雅之詩者美秦穆公不唯自反已之不能庇江思其政事以自儆警也

湛露　彤弓　小雅

衛侯鄭楚之姻親也寗俞衛之忠臣也衛棄同姓之懿婚於夷狄之楚此重耳所以討而分其地賴寗俞以得復國者凡三衛侯被執京師俞納橐饘一也晉欲殺衛侯俞貨醫以薄其酖二也不敢祀相以全成王周公之命祀三也負三大節孔子以為有道則智無道則愚何也來聘於魯魯衛兄弟非無道之邦杜預遽以不答二詩之賦為愚似未盡其愚節當在晉楚爭衛之間耳湛露天子燕諸侯之禮也諸侯敵愾則賜弓矢然後征伐魯人失賦以欺衛非所以為愚知也

黃鳥　秦風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大雅

秦穆公以三良殉完非穆公之過三良自取之也桑與棘黃鳥猶知所止而止之今不擇死所而止於桑棘魯鳥不若也此其與嬖幸何異君子舉大雅之詩以哀其死罪穆公之用殉似未盡也晉小

臣夢負晉侯登天晉人亦以為殉亦自取也孟子
罪衆人而用曰備衆備猶不可不知三良之殉豈
特衆備而已乎

葛藟周南

宋成公卒穆襄之族以昭公之立因攻之以殺公
孫固公孫鄭昭公不平於二族而欲圖之故樂豫以為
言而有及於葛藟之詩也昭公不聽自作弗靖以
及二族書曰宋人以衆殺為文者惡其首禍於公
以誘成衆人之亂也曰右師曰左師曰司馬曰司徒
曰司城曰司寇六卿之去皆公族也樂豫雖有言
疑若自為容身故以司馬讓與昭公弟公子卬也
卒之六卿和穆襄之族然後公室乃安葛藟之芘
本根效矣此詩本平王東遷棄其族人故詩以葛
藟尋斧枝葉為刺

板之三章大雅

晉人以姑息一婦人之故立靈公靈公不君晉鬼

不祀秦師以晉使而來秦晉相讎不靖累歲而先蔑士會之奔皆趙宣子失於聽言昧於託孤禍可勝諱哉板之三章以詢于芻蕘以負薪者之語尚有可採此荀林父以曉先蔑之使秦也士會在秦不見先蔑非特誤其身以其誤國也嗚呼伊尹相太甲立之放之復之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古今一人而已

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大雅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大雅

楚大宋小其不敵久矣宋聽宋華御事之言示弱以納侮勢之必至也風燧之載何足以辱國君宋公承命於始而違命於終可乎子舟自以當官而行是以牽牛蹊田之說而乃援仲山甫之詩以自文又曰詭隨罔極者將軍之令一至此乎其恃大國欺小國聖人所不予也宋人卒殺子舟以雪國恥曰楚子曰蔡侯以子敵侯狄楚國蔡春秋之微意宋孔子所生長之國也孟諸宋之大藪澤厥貉

之次楚距宋亦不遠矣

鴻鴈小雅　四月小雅　載馳四章　鄘風　采薇四章小雅

鄭衛得罪於晉者以恃楚而蔑同姓也魯文公於晉欲因公為根柢以請平於晉公皆成之故明年趙盾之專晉而喜公能成兩公之託也皆與棐衛鄭二君異地為會然獨鄭伯禮公賦詩也以公子歸生之文故以賦詩答盛意也鴻鴈求哀季文子以同憂答之又以公久在行賦四月為詞子家又以載馳為賦以明急欲求助於同姓之國文子賦采薇以許其情宛然賓主之禮形於俎豆酬酢可觀也哉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小雅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

齊魯之不睦以邾之爭也趙盾陰制晉侯俾受齊賂扈之盟自陷於無能之地其何以表率諸侯哉

謀伐齊者八國諸侯各以爵書魯文公初不與此

書諸侯之盟于扈不唯為内諱其不能終事於齊者亦魯之深耻也齊人又有西鄙之侵以曹之來朝於我又伐之季文子㧞二詩以明其不畏天道何有於人事哉欺魯之小是欺天也以行賂求免於晉而逞志於魯魯不得已有畏於齊公子遂明年卒盟之始齊侯不及盟卒為鄆丘之盟鄆丘齊也入其國而盟之不幾要盟乎

人之無良小雅

飲食之人人賤之矣子公之染指嘗黿羊斟不與食羊悻然顔面以敗國事事固有大此者乎小雅以不逐之詞以為犯上之漸本於飲食以及爵禄也不然何至懷一食良不與以宿怨殺人乎宋華元之御者耳君子援小雅之賦譏之又曰敗國殄民又曰殘民以逞者以言其怨也甚微其害也甚大嗚呼百乘之車百駟之馬與一食之羊孰多有以見宋華元無統衆之才杜預釋之以華元寛而容

衆非也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　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大雅

晉國之禍以靈公其得立者皆天也趙盾初無曲突徙薪之謀於先乃欲圖之於焦頭爛額之後果何及哉二詩皆諫詞也既失於初又安知其終又曰補衮之缺如仲山甫能補過也庸君不悛雖鉏麑之賊有不忍者以盾之不正其始而欲効忠於終區區全身於狂猘之口而卒不免惡名者人謀不臧天報之也弑君趙穿而史氏書之以為趙盾茲非天乎君子惜其不能越境免禍非其說也此可以為人臣欺天之戒二詩與今說詩大異

我之懷矣自詒伊戚逸詩

春秋書許世子弑父不嘗藥也晉趙盾弑君不討賊也皆出史氏直筆孔子採其意以作春秋為天下後世亂臣賊子之戒防微杜漸非一朝一夕易

之所謂履霜堅氷者早辨之術也然則趙盾逸詩之賦心則知之蓋趙穿自出其族已為晉卿内不能制之於家又縱之於朝吾夫子曰趙宣子為法受惡古之良大夫此一語可以贖宣子之罪也於春秋之書略不少恕者於以公天下大法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大雅

春秋者聖人直筆詩者聖人雅言皆聖人之經也洩治書大夫以殺又援詩之大雅以證其死其亦惜其人之忠而骫骳於淫亂之門也歟紂殺王子比干武王封其墓孔子仁之與微子箕子比其為仁則一也杜預乃以洩治不為春秋所貴反以孔寧儀行父道楚入陳討賊為能補過失聖人懲勸之義因并正之

文王既勤止　頌

狄為周患自太王以来有之不獨文王也周公方且膺之東遷之後春秋赤狄最强吞噬衆狄橫函

之盟衆狄始服者潞子娶晉之後為甥舅之國幾於和親也赤狄侵侮齊晉非一日如先穀之不忠以邲戰之敗往往賣國於狄赤狄日熾櫜函之盟狄之支黨既以剪去赤狄有必滅之勢故櫜函之室之業也子孫忍忘諸乎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近在五年之後以晉女歸以狄臣千室賞荀林父者櫜函之盟始之

汐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頌武曰無競惟烈頌晉楚爭鄭久矣鄭伯肉袒牽羊以請命於楚人晉人之恥也猶欲救之楚人乘勝為邲之戰以至敗績者晉之自取也荀林父士會本以中上二軍之將初無必戰之意固欲其還先穀以中軍佐不從三帥之謀此主令不一必敗之勢也尚何以追鄭於既勝之楚哉然楚人初甚憚之亦屈而求成二詩為諫有取於武王汐武二頌欲回先穀之意而

卒不從遵養以須晦昧者惡積而後取之兼弱攻昧以成周家無疆之業杜預所釋經意也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小雅

晉楚戰陳之形元戎者楚趙旃魏錡二子皆晉之不得志者怒楚師楚王以左廣親逐趙旃遣與荀林父遇林父親鼓已不知所為氣先敗矣舟中之子中軍下軍蓋趙括趙嬰齊士季先穀之行軍也一鼓則狠愎而甚怒再鼓則氣怯而先奔奔晉軍罪人三人者同三帥果何恃哉十乘元戎以明楚子之以身率人善陳也是役也晉倉皇易師而行是以甚敗

載戢干戈再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周頌武之卒章曰耆定爾功 周頌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 周頌綏萬邦屢豐年 周頌

楚子縣陳定鄭帑累勝之氣與晉為卻之戰又幸勝焉楚子自反而知之曰晉罪無所而群臣後心初未知之也如潘黨欲收晉尸以為京觀夫楚狄也如莊王不幾王者之仁

乎詩頌以武王自許豈潘黨所能以諛悅取媚者七德之賦詩頌武王之德也其三其六三六之數楚樂歌次與今詩篇次不同

杜預云

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小雅

鄭以小國介乎晉楚必爭之地已不幸矣又有重不幸者內有怙亂賣國之臣以利自封而求市如子服者死有餘戮矣子服先入楚師欲分鄭以立魚臣楚莊王前後滅九縣曰息曰鄧曰弦曰黃曰蓼曰江曰六曰蓼曰庸又曰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文王縣申息故子服以是生心鄭人殺之君子以史佚怙亂之語又以詩小雅闢之言禍亂至此不晉則鄭果何所歸

陳錫哉周大雅

周人所以禦夷狄者歷世出一法無有二也狄之種性所欲於我者太王以來子女玉帛文王不殄厥問詢力事之是豈有二哉計夷狄者衆狄之長

雄者也潞氏甲氏一姓而異族晉人初以女女之繼即滅潞氏又滅甲氏服二赤狄於二年之間此天運闔夷狄盛衰乎不然何其威懷之得術也庸祇祇用可用而敬文王也晉人賞荀林父因及士貞子蓋士貞子進荀林父故貞子受進賢之賞陳錫哉周之詩言文王以惠利錫天下無間夷狄造周家無窮之業其子孫遵用之晉始事狄而終滅之其家法如是也此詩與櫜函之盟專以文王為言以明春秋雖亂其禦夷狄之法未之有改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小雅

傳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教季康子禦盜之法也穿攻靈公而有桃園之弒賊也靈公亦賊也先穀召外狄以禍其國亦賊也士會受統朝之策遜秦而歸其心蓋知使鉏麑殺趙盾不克亦賊也先穀召外狄以禍其盜矣一旦以獻狄俘於天子請命於周晉以為中軍將以代荀林父林父方受狄臣千家之賞曾不

旋踵士會挾狄俘之寵中權之遷得以攘其政柄豈不欲之賞哉晉盜之奔秦不知士會止盜之術何以感之也戰兢淵氷之戒不善人者果何如人哉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小雅

齊晉與國二伯之流風餘澤未遠也一卻克何足以煩諸侯哉屈晉求齊出於輕舉雖無婦人其笑宜矣跛眇之疾豈蕭同叔子之為哉卻克必欲譖齊以傷人子之心其悖禮害義甚矣原卻子之意不過欲速取政柄幸士會之老而求代之耳士會則知之故以詩喜怒為言昔人以喜怒已亂也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

質子可也質母可乎卻克幸於一勝矜其氣於齊以婦人之笑還以辱人子之母可乎徒言何益其何以令於諸侯哉齊人援孝子不匱之詩非所施於無類之小人也漢高祖曰吾翁即汝翁

必欲烹太公幸分我一杯羹蜀姜維之母曰千頃之地豈計一畝王陵之母伏劒以送使者三人者以私恩害公義今則非其說矣晉人徒言之左丘明徒載其事累說詩者之旨多矣此與潁谷封人一詩二義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小雅　布政優優百祿是遒

先王之命諸侯各有分地物土之宜以修職貢或南或北經界正穀祿平也齊南而晉東也春秋以來大吞小強弁弱壤地不明職貢不修晉以鞏戰幸於一勝欲使齊之耕者盡東其畝不唯意在無紀國之寶也地從主人則汶陽之田者畧田也齊齊其亦無周天子矣夫以紀鄣玉磬者器之從名以悖取晉亦悖得復以歸魯故衛魯之諫晉侯足為盛德之舉也欲質人母欲併人國徒以空言喝齊然亦涼薄矣小雅商頌二章皆齊人求哀之詞也故為爰婁之盟三帥既各受命服既歸卻克自

以得意皆以不伐為功豈亦有所愧耶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

蜀之盟以公會楚人以下十一國於蜀楚之卿至是始列於中國故以公會歷之人其卿而不名以微者告也不欲以夷狄之卿而公為會也是歲楚共王年十二三強冠之子重與為陽橋之役以救齊者以晉楚爭齊也共王之弱不如莊王子重之賢不如子玉故以用衆為安文王以寧者以濟濟之衆也是役也蔡許二君皆弱强冠而行不書者乘楚車失位嗚呼君弱臣强夷狄盛而中國衰一至此乎

不懈于位民之攸塈大雅

蔡許之君二孺子也强冠之與為蜀之會乘楚人之車如兒弄爾責在師傅之臣不在君也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武王可以任此責二孺子何足道哉朝廷表著之位如山不動君思其尊臣思其

卑如是則大雅之詩謂之不懈民賴之以息肩無失其所可也何有於蔡許之君哉君子必援此為賦者以為有位之戒彼所也墜息也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頌

成公即位之年臧孫許及晉侯為赤棘之盟以魯卿而晉侯也乞師以備齊楚窜之戰因以歸汶陽之田三年如晉拜田之賜又受荀庚之聘而盟之矣成公至是欲貳心於楚者恐晉不能終芘之晉侯亦疑之故不加敬於公季文子因援周頌為賦者何也盟會者神天之質信也可不敬乎今晉侯輕易之非所以敬天命也敬人則敬天命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小雅

春秋有進夷狄之法聖人嘗以有君許之有戎有荆楚有秦有狄今又有吳其睥睨陵跨相屬也自周公膺之征之孔子有取於管仲者取其可以繼周公之志也吳之始入中國也鄰因以成其惡何

也鄭内受魯晉齊邾之師鄭已疾矣何敢與吳為抗不得不請吏於吳以申公巫臣之教侵楚近地諸國吳始大矣季文子有賦於小雅之篇哀鄭受吳之兵以禮義之國蒙夷狄之侵莫適為主欲號天告亂有莫獲者不相弔恤也

文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衛風猶之未遠是用大簡大雅

汶陽田魯之分地為齊所侵晉以忿兵不義而取之齊魯以無功而復故疆於晉人之手何也以吳楚為急也楚取鄫吳取鄫魯與齊晉同為馬陵之盟其欲歸汶陽田於齊者齊事晉且為吳楚之備也凡田曰取言易也今又曰言許其言而不許其取其言又易於取也

自有而屬之齊齊又不能有而失之晉晉齊爭以市道魯人因以俯仰避就於一田之間蓋文晉而士齊二三之行可恥也謀之未遠人臣當諫之此

大雅之君臣也韓穿之徒何足以責此

愷悌君子遐不作人大雅

君子之於言也必有己信之効故上之人得以信之此平生之言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厥子不與戰之言此已信之効也且欒子得政嘗用三子之言以為可信而終身信之不復有疑侵蔡侵楚侵沈未嘗無獲者以三子之言也君子因取文王之詩以為上之人愷悌樂易以來天下之言而作成之於必信以收其必信之効其言之可從者豈唯三子之言而已哉又非特三國之獲也

韓奕之五章大雅　緑衣之卒章邶風

宋共公之立使華元来聘欲娶魯女以厚為援也納幣来逆宋公無主婚皆華元為之故稱使也衛晉皆来娣同姓姬也魯遣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賦大雅韓奕之五章取莫如韓樂穆姜出拜樂

詩賦緑衣之卒章取其實獲我心宋魯二姓之好
宛然成文婚禮之隆也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
不代匱 逸詩
莒之不量力凡三也以小敵大一也殺貴公子二
也恃城無備三也渠丘城莒城二城皆惡鄆又無
備振螳螂之臂以當楚之車轍十二日而楚克其
三都君子賦詩以為譏絲麻菅蒯絲麻為貴而自
棄於菅蒯之賤也以姬姜之妍而忘其蕉萃之醜
也渠丘而至莒莒而至鄆次叙進兵三日克渠丘
三日克莒三日克鄆十二日而莒國去矣尚敢以不
量力之莒抗大國之楚哉吾夫子刪詩止有三百
五篇尚有逸詩如新宮之篇此篇不知其孰風孰
雅要在三百五篇之外夫子之所刪去左丘明傳
春秋與聖人同時豈在末刪之前乎

宋　李石　撰

方舟集卷二十二

左氏詩如例中國風

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晉郤至如楚泜盟以宋華元合晉楚之成蓋前此一年矣楚子享以金奏如兩君之禮郤至辭之是矣而子反之意怖晉以一矢之遺幾於蔑晉不可保其終故郤至賦周南之詩以曉之治則武夫與

公侯扞難亂則公侯資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此一詩而始終二章相反治亂之分也是年冬公子罷来報郤至之聘晉侯又與楚子為赤棘之盟是歲魯成公之十二年也至十五年楚果敗盟北師侵鄭衛以擾晉子囊議子反之語是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来求小雅

苦成叔之敢傲衛君者恃大國之晉也晉受衛奔亡之臣兩見之於衛君廢衛君臣之義衛定公雖強受之晉厲公獨不自為後日之謀哉郤錡郤犨郤至死而厲公弒天道好還不君不臣之報也小雅兕觥之罰衛甯子盖知之其以此詩為先見之兆乎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周頌

鄢陵之戰晉勝楚敗楚殺子反此申叔時賦詩已知楚之必敗子反之取死於未然也烝衆也極中也楚人怙衆失其中道子重子反之相惡齊秦狄

三强之已服晉人以勝氣策勳之時也晉用其極
楚失其極此兵家勝負之機周人皇極所由以立
建也

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大雅為酒為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周頌

婦姑尊卑不可紊也穆姜成公之母齊姜則成公
之婦也穆姜為襄公之祖母齊姜則襄公之嫡母
其母則姒氏也襄公即位甫四歲襁褓之託何異
此季文子之憂責主小國疑而成公與其夫人相
繼而亡一年間既葬成公又葬其夫人成公五月
而葬謂之書順夫人三月而葬恐其不得葬也此
大臣憂責未可俱以為非既出速葬則用穆姜喪
具以葬齊姜蓋姑成婦君子有感於大雅周頌之
言也是年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謀鄭又會諸侯
之大夫城虎牢以逼鄭其速葬新君之母似可藉
口然亦非禮之正也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小雅

祁奚舉善君子有小雅之賦端以父子之故有之則似之無者何似爲祁奚之子則午也羊舌職之子則赤也父有此則子宜有此也詩人之意祁奚以此答晉侯之問可也杜預乃以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得無有未盡乎若夫讎之得舉有國之公道大臣事君以人者要當不以私害公如是而已故君子引書之無偏黨杜預釋以平正無私是矣

中軍尉以其子其偏佐以其黨至公無私者能之

文王大雅　鹿鳴小雅之首　四牡小雅　皇皇者華小雅

文王之三文王大明綿也鹿鳴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三者十篇首篇言之則槩見矣

魯叔孫豹聘晉以襄公初立通嗣君之禮晉侯偃然自高輕藐魯使僭歌文王樂詩宜穆叔之不敢當也至於鹿鳴之三一則拜二則重拜三則又重拜者以五咨之獲為五善皇皇者華之一詩亦不

細矣不意韓獻子之未曉此也詩人以三百之誦使四方為專對其以此乎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

陳受楚扼非一日諸侯力欲芘之夫以中國之衆諸侯而不能芘一小國之陳於夷狄之楚蓋陳自反覆而楚共王內自弗靖陳不知所擇楚亦不能保陳之去就其救公子壬夫以貪陳之故也救壬夫而陳去是愈速此聖人之意也君子引詩交譏楚君臣之失援此詩為證以楚八年而殺三卿子反子申壬夫皆賢也集賢之多以定國而又殺之以逞非周道之正直也扃扃明察也雖然此逸詩也不名其風雅所自止以左氏之文而杜預之釋為據曰逸詩云他倣此例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國風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雅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小雅

三詩者韓穆子之賦也韓厥以老謝事欲立穆子

穆子以廢疾為辭疾則不可行多露疾則不可親民事以示不欲立也小雅之賦專以韓起為才非已不才廢疾者之比也曰德曰正曰直曰仁以此契神表韓起之三德也厥遂告老晉侯以穆子為仁使之為公族之師曰公族大夫者既長且賢雖疾無害也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召南

傳曰懼而思降乃得其階君子有不盡一級者況君臣之際乎魯衛兄弟國也衛之臣猶魯之臣也今乃以臣抗衡於登階之禮不復思降孫文子敢傲魯則無衛君也故叔孫穆子責之於召南之詩有感焉委蛇者出公入私敬順之容也衡而委蛇何以能免卒之十四年林父逐衛君斯其張本云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小雅

晉楚爭鄭為日久矣晉之於鄭近在肘腋而力不

足以芘之楚之於鄭長鞭馬腹而淩轢至此者以鄭人内自潰亂群公子謀殺子駟子駟先之因弒僖公殺群公子由是有背晉從楚之心子孔子蝳子展欲待晉子駟賦逸詩子展爭之子駟又有小雅之賦明年鄭果受諸侯之兵鄭人改圖未卒歲楚兵已至虎牢之境矣虎牢晉地也

標有梅　國風　角弓小雅　彤弓小雅

晉為鄭謀不為不善鄭人終無寧歲者晉黨雖熾楚競已甚也范宣子来聘告魯欲伐鄭蓋曲在鄭也僖公被弒不討賊一也冒喪侵蔡二也新與晉為邢丘之會三也不惟不能免子囊之師范匄之来晉兵且至矣然魯襄公甫冠十二歲何知焉季孫宿強挾之以如晉范匄行聘意在兵不在聘標有梅者欲魯兵之及時季武子之賦角弓答以兄弟之義遲速唯命武子又賦彤弓以送客宣子答以晉文公受彤弓之賜于襄王其辜征世職也是

時晉悼公修文公霸業彤弓之賦君子以為知禮有力如虎　邶風

春秋成人之美者法也叔梁紇聖人之父也因紇而著泰堇父以泰丕茲游聖人之門二父以勇力相尚二子以德相高君子因著其美者以聖人故也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二十一年乃在十年之後或云老鄹大夫七十三歲娶徵在先仲尼三歲而父死計其年則紇已七十三歲而尚筋力如此其勇何也豈聖賢天姿所禀自有異於人乎邶詩如虎之賦不獨泰堇父杜預釋以二父以力相尚二子以德相高是矣此偏陽之戚也以遂書者春秋著其因祖之會以戚人之國傳以夷俘書者惡其會吳猶曰吳之俘也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小雅樂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晉悼公自以八年九合諸侯者五年戚又城棣救

陳七年鄟八年邢丘九年戲十年桓伐鄭成虎牢十一年亳城北以年計之則十一以會計之則七有一年三合者戚之會與桓之會是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悼公所願效於齊侯者意欲自比於桓公而以魏絳比管仲也然管仲不以兵車晉則以兵抗楚伐鄭桓公不受賂晉乃受鄭人兵車樂師歌鐘女樂自以為樂故魏絳以小雅之賦規之欲其樂不忘憂也殿天子之邦尊周也如是則同福禄来遠人可以受便蕃之賜而君臣同樂可也惜夫晉人不悟是年果敗績于櫟以秦人之戰也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小雅

春秋治兵擇將未有如晉悼公之得禮且法所當然而公議所自出也上者蒐簡而求其才下者謙遜而居其位至於無其人則缺之晉悼公之霸業修矣且荀瑩士魴之卒継者難其人士匄辭以伯

游韓起辭以趙武欒黶之佐至於新軍無帥則併卒乘官屬以從下軍偏卑欒黶魏絳兼其任上下君臣雍容進退粲然可觀雖帝王之舉不過如是況春秋之際乎大小雅二詩之賦蓋取文王幽王之儀刑亂則幽王之矜伐治亂之別治則文王之儀刑此君子之言足以為有國馭將之戒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小雅

喪者人之大戚天亦知哀之況於人乎楚共王可謂賢君矣其死也懲鄢之敗自反其過雖天命有不能揜其平生之善矣乃乘其喪而行暮夜穿窬之舉此養由基逆料未萌三覆設奇吳卒墮其計中庸浦之敗公子黨為獲夫吳自取至此雖以狄攻狄然兵之曲直不可不論君子以不恤天道譏其伐喪宜矣

青蠅　小雅

堲讒殄行雖堯舜不能不震驚於此也且朝以忌

媚致讒如蕘公暴公可也卷伯之倫何有爲以寺人汚辱之質可也夷狄何有爲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異氣所禀荒裔絶徼不治之治可也晉人乃剖田食之其納侮有自非戎之罪也范宣子乃因向之會而欲執之駒支青蠅之賦取君子以愷悌信讒也既曰愷悌父母之心猶是也伯奇之父曾參之母均此心也於讒不能不惑況他人之心乎

邶有苦葉　邶風

晉侯報秦櫟之役非其本意何也欒黶之意也晉侯故守境上不進晉六卿卽諸侯之大夫以進者以欒黶之倡也叔向豈不之知幾與叔孫穆子目語故為邶風之賦於涇水之上也匏有苦葉者深厲淺揭於浮沉緩意無必濟之意鄭人則知之子蟜謂北宮懿子曰與人爭而不固取惡莫甚焉魯莒莒鄭衛之人實死之既而苟偃

欒黶中軍下軍二帥不和一進一退魏絳首鼠從欒黶以待苟偃此何說也哉晉人自謂遷延之役誠是也欒鍼約士鞅同死鍼先死而鞅獨生欒黶誣以殺其弟此士鞅之所以奔秦也嗚呼師惰而將貪惰則觀望貪則擇利兵家之忌也戒之哉

甘棠 召南

欒氏之惡三世矣晉厲之弒書則階之晉政歸之晉民畏之以其久且專也黶則已虐盈則不足道仍世下軍之職士鞅乃對秦伯以召伯甘棠之子孫豈所擬乎召伯之甘棠遺愛也欒氏三世稔惡也至盈卒為范鞅所讎出奔於楚此豈甘棠之比與周匝休於八百年之久乎

巧言 小雅

衛之君臣相失非特一食之間也獻公猜貳於孫文子有素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失之不密故文子得以先事為謀亦疑忌之積也不然臣朝服而君

皮冠君臣相從園囿田獵未害其為禮者雖相忘可也孫文子乃悻悻於君懷怒如戚嘻亦甚矣至使其子蒯入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居河之糜欲以戚地北亂亦其不容之失乎文子果以戚地要為所逐獻公奔齊文子猶用兵以敗公徒於阿澤然衛侯所以得歸者子展子鮮蘧伯玉皆衛之君子也蘧伯玉之言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斯言也文子所宜愧也是歲襄公之十五年孔子未生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楚人殺三大夫子反子申壬夫以其欲侵小國伐吳之舉所獲不如所亡故子囊於是得政懲前日之弊救陳伐蔡曰惟淩淩也且所以敵楚者吳也晉也陳鄭魯衛寔羽翼之共王之喪吳人為庸浦之戰大敗而去吳人報之有皐舟之勝子囊之所以城郢者以遷都避吳也君子於是賦小雅之章

以子囊為忠於君而信於民忠信之臣事君始終
子囊兼之矣然楚人棄路藍縷以啓山林漢陽諸
姬楚寔吞噬而有之乃今為吳所秉附之以晉城
郢之遷得之矣子庚之代即公子午也故子囊以
城為垂死之囑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周南

子庚代子囊之政其可觀者擇才而任類能而使
各當其職也且自王所以下其在五服則曰侯甸
男采衛五百里一服楚以夷狄進之中國僭稱王
矣其官人次叙君子比之周南而有周行之賦蓋
勉而進之左氏之書亦聖人春秋之法雖文王能
官人不過如是也且令尹執政柄也右尹其貳也
大司馬總戎也左右司馬楚軍之左右廣也莫敖
以降箴尹棄然有叙君子於是嘉子庚之政以周南之詩比之以明春秋進夷狄之法
不一而足

古詩

詩言志者前乎為帝者之詩也三百五篇者後乎為王者之詩也晉侯與諸侯為温之宴使大夫舞歌詩杜預釋以歌古詩不知其孰後孰前曰古詩何也無乃三百五篇之類乎且宴者以飲酒為禮有禮則樂隨之詩亦樂也長言之則為歌聲音與人之情為相通此晉平公新立欲以是通齊楚之使以魯故執邾莒之君意甚善矣高厚之詩有所不類而荀偃知之不知其詩如何其不類也嗚呼禮樂之中雅道存焉昔人肄業及之何昔人為之而今人不為也楊雄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學者其識之

圻父小雅　鴻雁之卒章小雅

諸侯各有分地以敵王所愾魯以晉故受齊兵為日既久亦晉之所深憂也況天子所以封諸侯之分地晉平公新即位欲修悼公霸業率諸侯以尊

周亦必計其撫封之職所當為者前年為温之宴高厚逃歸魯人懼而以穆叔聘晉以晉新得諸侯足以厚毘之也未一年而受齊師者二圖桃圍防皆魯北鄙之地天子所以封魯而齊之君臣一歲以兵再至齊侯先之高厚繼之魯之戚堅實死之其何以為尊王之舉哉圻父鴻鴈之賦雖魯人性命之急又閒一歲齊師再至然後晉人為魯會十國之師圍齊荀偃士匄皆有獲焉亦可以塞前日二詩之賦也是歲襄公之十八年

黍苗小雅六月小雅

甚矣晉日驕而魯日屈也十八年報齊資晉以逞夙憾幸而勝焉季武子如晉拜師平公之享魯使亦禮之當然者賓主酬酢二詩之賦皆周天子盛時之禮胡為乎諸侯之庭哉大國益以驕小國益以屈二詩之意可見矣黍苗者宣子以召伯自比晉侯六月者季武子以尹吉甫佐天子征代六月

車徒以康王國至齊靈公卒齊晉復平魯之有求於晉者未已前日季武子欲以林鍾銘魯功者獨不愧於臧武仲之言

載馳四章

齊人喪君新君方立內難未已也齊改轍事晉晉受之為大隧之盟晉知有齊不知有魯魯氣矜矜然矣穆叔乃見范宣子為柯之會見叔向而有載馳之賦雖控告之急叔向許以為齊之救者亦料齊人之盟必敗許以承命救助也魯人既城武城明年又預澶淵之盟是盟也齊魯二君同敢是年冬叔老如齊者盟會既絕之久至是復通君子以為得禮

常棣六章　魚麗小雅　南山有臺小雅

襄公二年叔孫豹如宋十五年宋向戌報之二十年季武子又如宋報向戌之聘是將約為明年商任之盟也宋之所畏者楚與鄭合也宋華元嘗合

晉楚之盟矣其於魯也無會不來無盟不與者凡以此也其使人受宋享閒閒然雍容如無事時其禮有足觀吾夫子以為敗禮吾能徵之者茲非其一乎三詩之賦蓋享禮之酬酢也常棣季武子之賦宜家之好如兄弟也宋人悅以重賄宋公享又以魚麗四章備物及時此二詩者季武子酬也南山有臺宋公之賦以厚使人也以季武子之賢不辱君命以詩專對能為國光輝也其他晉楚爭宋以為成敗自魚石以來謂之宋志者非魯之所敢知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小雅

范與欒讎也欒與羊舌黨也欒氏之禍成於欒祁之淫於外羊舌虎之禍及其兄叔向叔向得因方以幸免不死自適或勸以奔亡叔向因有小雅之賦此雖叔向之知而亦宣子之仁所以得政於晉也或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欒黶逐范鞅而以欒

祁之淫逐懷子奔楚懷子范氏甥也羊舌虎之死
因及叔向叔虎之兄也無乃罪相及乎此可為宣
子惜也不如是何以為春秋之亂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大雅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周頌

鮒而伸於祁奚何也以樂王鮒之貪而祁奚賢也
樂王鮒面伸情於叔向欲請救之不應遂反陷以
直哉叔向之為臣也方其在難不肯求救於樂王
不忘欒氏之親祁奚不待叔向之求救乘急馳而
往救之叔向不死祁奚不求德於叔向叔向亦不
往謝而朝大雅之賦者叔向之賦言祁之正直非
樂王鮒之比也周頌之賦者祁奚之賦有請於宣
子言文武以惠訓不倦訓子孫向之德不可忘十
世宥之之可也嗚呼三代直道庶幾見於二詩之
賦乎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大雅

春秋之名節掃地矣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皆有

求賻求車求金求玉求鼎蓋貪淫之俗也甚至裂
帶示褊納璧免死者其名節可稱如季文子相魯
無衣帛之妾晏子相齊有肉不掩豆鄭子公孫黑肱
告老歸邑足以興廉激懦立名節于貪淫之俗也
黑肱之言曰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又曰生在敬戒
不在富也以此為其二三子之囑此君子舉大雅
之詩以為善戒也度者法度也不虞者未然也是
時晉楚爭鄭鄭人奔命不暇如黑肱之教子者足
以為世戒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小雅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子產之善為辭令也鄭以小國介乎大國之間所
賴以立者有曰矣春秋之諸侯會數則兵煩兵煩
則賦重如晉國之強范宣子為政有所不免者此
子產之書所為作也小雅大雅二詩之賦皆周人
以此為國以此事天以此為基而立其德以此為
心而得其名不聞其大國是恃而取重幣於諸侯

也宣子說其言而輕其幣詞令之不可已也如是
哉

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小雅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大雅

伊尹放太甲于桐三年必俟其改過而後復之衛
獻公以虐得罪國人出奔于齊至是十年今之衛
侯猶昔之衛侯無復悛心也孫文子以一飯之惡
逐之甯子又以一言之許而復之然公孫剽之立
者甯喜也既立剽晉因而定之今又許衍之入廢
置不定弒君立君天下其謂之何嗚呼太甲之復
歸于亳苟非伊尹則甯喜之弒也甯喜以弒剽書
衛侯以國納為文罪在甯氏也太叔儀二詩之賦
其先見之明乎不恤其後不令終也以事一人臣
節不固二君出入由之也衛侯衍既復甯喜死孫
文子以戚召亂動諸侯之兵然書衛侯會宋儀之
歲齊人為之城郚當在二十四年乃在二十五年
者起弒剽之張本先經始事之一與魯隱公傳同

杜預之釋以為誤妄說也并表出之

嘉樂大雅蓼蕭小雅緇衣鄭風轡之柔矣逸詩將仲子分鄭風

孫文子之不臣非特甯喜也文子有愬於晉晉趙武宋向戌因為澶淵之會以疆戚田且以三百人戍守衛侯甘心殺之以召齊晉鄭三國之君甯喜執而衛侯囚故齊衛之請欲免之晉侯享之嘉樂之賦以周天子令德宜人民福祿足以及諸侯主盟者之意國景子子展齊鄭之臣相其君以答賦也一則天子之澤蓼蕭也一則緇衣之賦善善之功也叔向命晉侯拜二君之貺是矣其意晉以孫林父故執其君晉肯鬱鬱蒙此名乎故以殺戍之之虐藉口以明不為林父也國子逸詩之賦以寬衛望晉子展將仲子之賦以衆言可畏晉侯許歸衛侯者以子展之賦曰儉而壹者以其詩之有詞體也杜預之釋以歸美晉不及天子過矣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不惜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頌

以人反閔此兵家利害也聲子雖用此以勸子木還伍舉其實利害之急者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皆楚亡命楚之所棄晉之所收也楚以失士懷殄瘁之憂湯以賞罰忠厚天命錫之福禄二詩之賦晉楚用兵利害之決人才去就之分不難見也於是楚人聽之請伍舉而復之仍使其子迓之伍舉世為楚臣二詩之諷宜矣

相鼠鄘風

齊慶封以景公即位來聘於魯通嗣君之好也飾其車以自矜耀意在以使命夸魯故孟孫叔孫皆知惡之叔孫謂其服美不稱必以惡終叔孫又與之食不敬夫衣服飲食君子以此觀威儀省禍福也而皆惑之獨不為後日奔亡之地哉今日相鼠之刺他日茅鴟之刺其前後不悛如此夫鄭子臧奔

宋而以鶺鴒冤為考不免維鵜之刺慶封聘魯不免相鼠之刺二詩足以謹君子威儀之戒

草蟲 召南 鵲之賁賁 鄘風 黍苗 小雅 隰桑 小雅 野有蔓草 鄭風 蟋蟀 唐風 桑扈 小雅

五音異聲而求同同則合矣天下之樂猶是也鄭衛之聲樂之淫也欲求其正而不淫者文武之相應君臣之相和孔子語魯太師者用此道也趙孟於七子之賦者豈知此乎其為鄭風一也七子異賦不專於鄭志志異則聲不同也而鄭之為鄭介乎晉楚二強國之間此晉趙孟以盟主強合異為同此五音之樂淫正相雜矣草蟲以晉為君子展也鵲之奔奔自言國君之淫伯有也黍苗比趙孟為召伯子西也隰桑以見君子為樂子產也野有蔓草以喜於相遇子太叔也蟋蟀以儉禮自居印段也桑扈以禮文自保公孫段也趙孟皆因以答其詩之意且鄭伯享趙孟七子以詩相禮是以

樂侑食也而伯有獨暴其國之淫樂以娛客此趙孟知良霄之不免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鄭風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

晉楚以兵敵也晉為盟主趙文子得政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晉既許之因以強令迫諸侯而從之齊秦之大亦從之其餘小國靡然從風無疑矣於是有宋之會凡諸侯之大夫與邾滕曹之君無不至者大抵春秋有厭兵之實雖弭兵虛文且可息吾民於年歲亦一幸也楚人衷甲入宋彼其君臣肯置晉于度外乎既曰成言又曰齊言亦既信矣乃又有宋之盟乎楚人衷甲不肯履齊秦他國之地則有疑於諸侯間矣諸侯亦有不與盟者弭兵虛名果何恃為久利乎宋左師乃欲以此幸賞命之曰免死之邑以書為請子罕削而投之君子於是有二詩之賦鄭風司直謂子罕也逸詩知過謂向戌也此弭兵之舉起於宋向戌趙文子主其事

既醉大雅

諸侯弭兵息民盛德之舉也宋人之請晉人主盟者之賜也雖楚人偪強亦將屈而受盟者周家忠厚之懿有征無戰矣爰自文王以文德傳子孫武王繼代耀德以廣文王之聲初無戰也楚讒罷如晉涖盟報荀盈之聘以弭兵而来晉侯享之賦既醉以晉侯為太平君子如成王之持盈守成偃武修文不失周家忠厚之懿意不薄矣故向叔知詩旨以能養民許之夫能養民則知政矣楚政將焉歸哉

賦詩

盧蒲氏慶氏皆姜姓也盧蒲癸娶慶舍之女為同姓或人以為譏故有詩斷章之賦說詩章者或三或四或卒皆有其數而所謂斷章者特取其一不責其全矣春秋各以詩見意於享燕之樂者用此道也說詩者之例可以互用昭然於此雖然此盧

蒲癸之厚自文餘其實非周道也傳春秋云貴家娶同姓唐杜劉范何韓不容辟也文家娶異姓周人娶子氏姜氏牟氏為異姓也昭公之廢禮取吳女起於盧蒲癸為張本云

苓鴞逸詩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此先飯之祭也詩食先飯黍所以辯祭示不敢頃刻違仁也慶封何知焉酣淫貪亂召盧蒲癸而使其子慶舍臣之速死自取其無上之心與崔氏等且其嗜酒迷惑以餘其不仁之實其受叔孫穆子之食汎祭不共固不足責而王人所以曉客者當如是乎苓鴞為逸章其亦相鼠無禮之比乎二詩前後如一意皆出其宜也雖以苓鴞之賦徒強聒之其志不在是客行潦大雅采蘋采蘋召南

行潦召穆公之詩采蘋采藻國風之賦采蘋藻酌

行潦之水有齊季女尸之以供祭祀此皆詩人語也魯襄公過鄭鄭伯有廷勞魯君不敬夫魯鄭同姓諸侯也所過地主之禮可忽乎嗚呼伯有方嗜酒荒淫其死亡無日矣後二年鄭殺良霄此其張本

式微卽風

三家之無君復何所顧忌說者謂襄公出葬楚康王乘國之無人季武子因以取卞乃使公冶問公反誣卞人之叛襄公不難於失卞而難於復入也公賜冶冕服之賞不幾於賞僭乎式微之賦榮成伯之意亦微矣公冶辭邑絕口於季氏亦足以愧季氏無君之心其曰無以冕服斂者竟何益哉

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小雅

周靈王死於魯襄公之二十八年之十二月至二十九年之五月公猶在楚會楚康王之葬天王之葬魯曾不知葬之月日故有缺焉鄭亦以城杞之

後上卿不在子展使印段攝行伯有以為不可子展由是有小雅之賦其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其實知有晉楚而不知有王室天子弱而無威諸侯強以怙衆也傳書魯陳鄭許四國之君與十一國之大夫皆會楚莊四君至西門外十一國大夫皆至墓何暇問天子哉杜預言周衰甲於晉楚是矣

協比其鄰婚姻孔云小雅

周平王之戍許毋家也晉平公之城杞毋家也豈有内虚其國而外治他人之國哉平王以此失王族諸侯晉宜少懲不可效尤也晉乃以主盟自恃偃然坐役諸侯豈復知有周天子哉不知其政駾駾乎六卿之分矣子太叔見衛太叔文子授小雅之賦譏其輕近族而重遠姻鄰之不協是不鄰也婚姻可知矣是歲晉侯又治杞田其母以司馬女叔侯取貨為怒嗚呼雖王者之後文獻有所不足終以夷禮自陋其取地亦夷禮之一也

周南召南國風邶鄘衛國風王國風鄭國風齊秦國風
豳周風魏國風唐國風陳國風會國風小雅大雅頌

嗚呼三百五篇之詩孔子刪之子夏定之言則其志也經也歌則其聲也樂也無以逃於一瞬目一歷耳此季札所以傳聖賢之心也是時孔子在孩提之童子夏未生其曰聖賢者堯舜文武周召之心孔子子夏刪序之意取諸此也美哉者七思深哉者一廣哉者一至矣哉者一舞樂之美哉者三至矣哉者一周公之東者二周之舊者一陳淫不君鄶小不譏後之學詩者蔑以加之矣非特以意逆志之得也至於二南始基衛之憂王之懼鄭之細齊之大豳之樂秦之舊魏之可為明主儉而易行唐則猶有遺民遠有令德陳也鄶也曹也為甚微小雅為周衰大雅為文王嗚呼孔子子夏之所刪序聖賢之心學其備矣乎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大雅

淑順爾止無載爾偽　逸詩

春秋書人者微詞也爵則微之國則衆之此法也以其人之大小緩急嚴之以法者而書之宋人以天災人喪有訴於晉晉為主澶淵之會會者十一國齊魯衛鄭附以曹滕邾莒薛杞小邾人等大夫也而皆人之賢之以信又有二詩之賦以明信之於事哉君子責之以信又有所難辦者莫難於義財也晉趙不可已也且人之所難辦此而卒無財歸宋主會武主會其力可以辦此而卒無財歸宋主會者之罪罪當在趙武然魯亦不為無責不人而名之曰叔孫豹者是也其他小國自謀不暇役役大國之閒何益於恤鄰之義乎大雅者言文以信上通於天以啟周家忠厚之業逸詩之賦則不順所止輗軏載僞不信而行此二詩之別然淑順爾止不愆於儀見於詩而曰逸者豈其疑乎又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即見於書非詩也

詞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大雅

葬魯襄公之十二月即夏之十月也是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趙文子老政多偷惰重以襄公之喪不出見鄭之君臣可乎哉子產舉晉文公之伯以責之且銅鞮役民一也盜賊公行二也天癘不戒三也其國內不自憂何暇憂魯喪乎士文伯自以盟主之尊責鄭之君臣者以其壞垣納幣也以士匄為失詞則子產為善於詞矣趙文子悔悟厚禮鄭之君臣叔向於是有大雅之賦是亦直道公議民事所在非特語言得失也且晉大以欺鄭小慢其君臣外責幣入而內怯壞垣雖曰盟主不能終芘之於齊楚此又出三失之外者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大雅

衛北宮文子因如楚過鄭其銜命經從意在楚不責鄭以使人之禮也鄭待之其禮有加如聘客一也用郊勞之詞二也北宮文子因覘國而知鄭子產之政所以免於晉楚之爭衡於鄭者如抌撚之

得濯因有大雅之賦也竊謂此詩之賦以鄭之人才比烝之得濯也子產知政引類得人印段子羽馮簡子子太叔此北宮文子所知以歸復於衛侯也是時孔子生甫十歲論語所載則夫子既童而冠得見子產故有嘉其人曰裨諶草創世叔討論行人子羽修飾東里子產潤色凡四君子也左氏又廣孔子之意傳之春秋良以聞見之及也然論語所書本得之於魯史所書也并表而出之杜預曰仲尼以襄公二十年生至是年十歲子產已代子皮知政矣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大雅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邶風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大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

楚夷狄也春秋進之於中國爵曰子者班之於五等諸侯魯晉鄭曹之下而許莒邾之上其亦幸於超躐矣今乃自王之僭也君子以其夷狄漸被中

國詩書禮義責之北宮文子五詩之賦如責賢者之備不已過乎今尹子圍無君之心見於顏色者可望而知北宮文子得其人於未然能審其吉凶禍福雖神巫之察人肝膽不過如是其曰威儀之賦者此中國詩書禮義之訓既久猶幸進之以此也圍自言共王長子圍此其無君之芽蘖也卒之縊殺其君而以疾赴於諸侯北宮文子之言驗於是矣卒章文王順帝之則文王事商紂順天意以事惡人庶幾小國之意哉

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大雅

犯上之謂僭害良之謂賊僭賊則幽隱而無信友是則信矣澶淵之會以宋故也以子木之知政猶不免衷甲況令尹圍之果於犯上虐於害良有其於子木僭賊之九者文子自以其仁可法則者信不信之別也其曰不為人下者晉猶欲爭衡於楚也然圍既以不信怙強文子老矣雖曰信可法則

自此其小弱哉坎牲加書於牲上恐晉先歃加書
牲上其蔑晉甚矣

小旻 小雅

七國之大夫既盟楚公子圍又相與議其後以其
為臣而君圖篡逆之不終已兆于容止威儀之僭
非特蒲宮二執戈也伯州犁為隱其惡以為假之
寡君鄭之公子羽以為假而不反州犁又譏子羽
以子皙背誕卒之圖既逆弒犁亦為圍所殺也何
也大抵小人情偽可敬亦可畏敬者事之以禮也
畏者避之以色也終不可言語譏評此樂王鮒小
旻卒章之賦取義喻於暴虎馮河公子羽知其為
字而敬字者慈愛不犯凶人而敬畏之也其餘國大
夫或代憂或樂憂或招憂或無憂而憂皆知不免
者此其善料士與北宮文子同

大明大雅 小宛小雅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小雅

嗚呼犯上之逆臣未有如芊圍之烈者也為楚孽

子官則令尹乃果於犯上如此夫其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不惟莙趙孟亦以夸晉也其以文王自比者懷無君無父之心駸駸乎逆天意也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其以天之所命深抑其驕大之氣然亦不敢正言其非者圜虎狼也不得不畏而奉之自此圜得志而楚強趙孟老而晉火懦矣賓主二詩之意可見褒姒之賦似也為已姬設共王無子而寵巴姬五葬之立適以兆芊圜之禍

瓠葉 小雅 鵲巢召南 采蘩召南 野有死麕召南 常棣小雅

襄公元年十一國大夫為會者以楚公子圜娶鄭之公孫段氏女也趙孟叔孫豹曹大夫以會畢過鄭鄭伯兼享之戒者猶曰筮日筮賓先日為戒禮畢然後致享也瓠葉者義取薄物也一獻也子皮不敢乃其五獻者重客也趙孟力辭私請於子產止受一獻則已畢享禮然後受宴穆叔賦鵲巢以晉君有國而趙孟以鳩居也采蘩以趙孟不受五

獻之享而受小國之籩以為信也子皮賦野有死麕者以喻苹園新婚印段恐其禍鄭欲托芘於趙孟也趙孟以常棣答子皮之賦以晉鄭兄弟可以相安以園異姓婚姻猶厖之可使無吠故穆叔子皮與曹大夫與拜曰小國知免者以晉之足以抗楚也三詩粲然有章曰享曰宴並用賓主有禮學詩學禮者可以義起矣

無競維人 周頌

莒魯附庸小國也所得分地不多魯以其亂叔弓因取鄆之田務婁眷胡滅明二子又以大厖常儀靡奔則莒幾空國也春秋書展輿奔吳不書國爵者國非其國爵非其爵至于去疾雖自齊入莒亦以國逆為文者猶曰失地諸侯故名之也展輿以小國不量力而奪羣公子秩羣公子召去疾立之展輿奔吳君子有周頌之賦以明有國而亡乎人之義

不侮鰥寡不畏强禦大雅

右尹子干之奔晉以圍之篡弒也秦伯之子鍼先奔晉以車千乘子干五乘貧富多寡以車數觀之相絶矣叔向使二公子同飡者禄食之秩不害其為同后子意欲以富侍先子干故以臣與羈齒為愧臣者自比晉之臣羈則寓客也趙文子以為疑叔向答之以德不以禄德鈞年同則以尊者之國以平日晉侍秦楚之叙其實皆秋人因以中國禮法分別之也大雅之賦以鰥寡處子干以强禦處后子此一詩二意不可不辨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二十三

宋　李石　撰

左氏詩如例下

綿之卒章　大雅　角弓　小雅　節之卒章　小雅　甘棠　召南

魯以周公之故以諸侯之邦而用天子禮樂魯之所有而諸侯所無者韓宣子之聘觀太史所藏之書則周天子禮樂盡在魯矣魯之所有晉之所無則他諸侯之國亦無書矣此韓宣子之詫見也或

曰楚之左史倚相能讀三墳八索者今之易也五典九丘者今之書也古者入國知六經之教何獨二經哉猶今以堯舜三代之典孔子所祖述憲章者大鳴於天下何獨左史倚相楚人之讀哉蓋孔子之所取三絶編於易象始隱終麟於春秋者本韓之所見太史所藏周天子禮樂盡在是矣是歲孔子甫十歲童而讀之幼學之年也韓子以二經知周公之德者述文王重易之心行天之四時以繫日繫月為春秋天子禮樂備於魯晉無此書則諸侯之邦亦無此書也昭公享韓子季武子賦綿之卒章以晉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也韓子以角弓答賦兄弟同姓親親也季武子又賦節之卒章以晉德可以惠養萬邦非特魯之私也季武子又賦甘棠召伯所憩之木以比韓子所玩其國之木以答角弓之意大哉周天子周公之德備於此詩則禮樂之聲音也韓子初知晉政為平公如齊娶

婦納幣因修聘於魯汲汲於太史氏之觀此晏子知其為君子者有以夫

淇奥　衛風　木瓜　衛風

子夏之叙淇奥曰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入相于周韓宣子聘魯以其觀書太史一事足以見其文矣其與季孫宿酬答之賦輕重適宜令之深於詩者有不能窺其趣也淇奥之詩美衛武公之父子也是行如齊以其子須逆少姜父子偕行淇奥之賦義取諸此北宮文子蓋善言詩者豈苟而已哉其子須亦晉之上大夫也木瓜衛人報齊桓公之賦其取意遠矣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大雅

晉之使美使也魯之報聘亦難乎其才矣晉來而魯往之國大小之不敵也韓宣子以知政而來叔弓以叔老之子而往無乃強弱之果不敵乎晉以宣子之舊於禮有加叔弓惴惴遜避不暇令之循

牆降階之容可觀也每每先君後臣先國後已其曰無敢為賓又曰下臣來繼舊好自審其小強弱不敢叔向大雅之賦詩之以知禮近德豈誣乎人哉嗚呼春秋之亂襄昭之世晉楚齊魯鄭衛之間何其君子之多天運至此以生聖人任斯文之責其亦層衆山以為大華積衆流以為滇渤吾未嘗不嘆息於斯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小雅

威福者喜怒之謂也威則其怒也福則其喜也威則刀鋸甲兵刑之屬也福則錫賜爵禄賞之屬也齊景公濫刑而晏子能感之以一言福齊國君子小雅之賦以晏子為君子也為仁人也祉者福也其喜也以其所以福喜者止齊景公之刑所謂以祉已亂者乎晏嬰如晉請再以齊女繼室張趯知之幾於逢君之惡矣嘗與叔向語而稱之杜預以傳護晏子不與張趯同譏者以其請繼室以成晉

平公之過也鄭子太叔曰張趯有知猶在君子之後謂此平公在位二十六年至是三娶晉將分於六卿而不恪也悲夫是歲魯昭公之三年晉平公之十八年齊景公之八年

相鼠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有禮者無禮之別禮之所始以義起也然則義者其禮之本歟州縣欒豹之邑也欒氏以此邑亡范氏韓氏趙氏皆欲之有義不當得者晉侯以賜印段以印段之相鄭伯可以得州之田故以策賜之三卿則各有縣田義所不當得也印段鄭之臣楚靈王之妻黨子豐則印段之父也鄭雖小國以印段之怯以楚圍新立晉侯錄子豐舊勞賜印段以田以其禮足以得田也以怯聞於鄭而以禮如晉晉方畏其怯乃能自屈於禮不以圍之勢驕晉食父舊德此受州田之曲折也相鼠之詩君子意譏三卿義不當得州田而印段之不以其怯而失禮

一章之刺其嚴矣乎

吉日 小雅

芊圍之惡子產既知之於數年前矣始娶鄭之豐氏欲以兵逆婦子產使子羽折之一也游吉聘靈王新立既歸謂子產具行器子產期以數年二也至是鄭伯如楚以子產相靈王賦吉日以宣王自比子產探其意具田器待事興田江南三也夫以靈王侈心始末子產皆知之以鄭小國立於楚大國之間以子產而與惡人處鄭亦多君子哉不然印段之忕逢圍之惡鄭且不免矣

七月之卒章 豳風

春秋書昭公之三年冬雹又正月大雨雹者冬雹徵以災書雹也季武子欲求禦災之道申豐為言以則周十月正月則周十一月也宜雪而雹陰盛陽藏氷之道何也氷者至陰之積以救陽疾陰陽相和則雪而不雹矣唯聖人可以感此禦災之道也

七月豳詩周公作之鑿冰窖之凌室祭祀百官之用取給焉夫有水則陰氣致用於陽不為災矣陰盛陽衰則夷狄盛而中國衰之象是歲昭公四年楚靈王主申之會率十一國之師而徐戎淮夷並在就會而執徐子又生八國之師因淮夷以伐吳夫夷狄之盛中國之衰也陰氣之盛陽氣之微也禦雹救災如周公之詩其可乎

禮義不愆何惜於人言　逸詩

子產以惠愛見稱於聖人著於後世蠆尾之誇足以累其親雖子寬之賢不能不疑者何也周公之典什一之賦井田之法也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無歲不兵無日不役加丘賦之數一牛三馬以備車乘雖魯之田賦履畝而稅者何知於周公哉春秋亂世也無一國不富無一國不貪何獨于產之尤民各有心而議其上非豪傑之士也周公之心召公不知子寬不知子產之心亦宜矣逸詩之賦禮

義所存萬世公議以聖人為重足矣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大雅

大哉吾夫子之言也公賞公罰不徇其私君子以此為德行修身之具豈特為政以順一國人情哉雖天下之大四國之衆亦將順之而不敢有違也

仲尼以下七語者吾夫子援其所聞於先達者本之周任之言又本之大雅之賦高明博厚與天地同其大叔孫昭子一何幸哉豎牛既殺兄又囚父餓之三日而死不孝不悌之人梟首寧風之棘上有餘戮矣叔孫昭子之立牛之功牛又相之牛之死以昭子之請於國人不以其私以公天下賞罰此吾夫子所以大之也是歲昭公四年孔子甫十三歲蓋春秋追述之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大雅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大雅

子產於襄公末年得政褚衣冠伍田疇教子弟已

獲民譽仲尼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是國人既謂其慈惠循良不特他人如叔向之詒書也自伯有公孫黑之死二族奔亡多誘幾欲以刑止亂也其答叔向書曰吾以救世是矣其曰不及子孫而乃鑄其言於鼎名之曰書以為鄭不刊之常法此豈三代亂政作刑之意乎叔向援二詩以文王望之夫文王之刑則周公三千之屬成康措而不用無一人之獄者四十餘年三辟之作果此意乎不然則子產當任此謗矣

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大雅

坎用牲埋書此漢人造蠱類也寺人柳欲以是殺華合比以撼太子佐太子佐幸免而合比以此奔衛傳坎牲埋書以盟書如漢人之蠱書皆詛祝也宋太子幸免衛太子不免者宋平公漢武帝明不明之別也平比僅逐華合比武帝用此殺衛太子寺人柳江充皆起於畏他日太子之立故為此以

疏間人父子也嗚呼華氏之族左師向戌之言是矣逐兄而弟代之兄奔亡而弟代右師之位其不義於其族一至是耶宜向戌大雅維城之賦知右師之必不死矣

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小雅

諸侯賓客以禮相酬酢為重輕豈止語言笑貌之間為哉贈遺幣帛如約衣縞帶報復可也晉楚之敵以仇為交其使命通聘自宋之盟以來未久也楚公子棄疾如晉者報韓宣子之聘也宣子之使不逆於楚晉欲以不逆復棄疾此輕重人情之常也叔向乃以是矯之者蓋芊圍以來楚強晉弱欲不逆客不可得也況棄疾有欲王之理乎叔向小雅之賦不欲效楚人之辟而以大國使命待棄疾曰國君者其畏之詞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小雅

楚之君臣不君不臣兩失之矣築章華之臺為離

宮竭民力而實罪人靈王不君之失也闡入王宮自執其閽不為有司所與乃自請諸王此羊尹無宇不臣之失也王飲酒以慢無宇芘一閽而慢令尹其失之尤者羊尹以王匿盜器與盜同坐而以紓比其君其失之尤者夫以楚夷狄也獲叙進於中國僭稱王號不君不臣何足深責而無宇乃以小雅之賦以周家全盛大一統之勢自況何不度德量力哉

彼日而食于何不臧 小雅

夷狄吳楚之僭進之於人而謫之於天人不勝天久矣春秋末年吳楚之盛人不能抗之晉侯之問蓋有感於此也尚何魯衛分地之拘哉衛君諸侯也叔孫豹上卿也日者人君天子之象也如魯衛何足以盡天變晉侯有問於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三務之答臧不臧之政此詩人本意何有於魯衛哉癰疽膏肓心腹洞潰一方病一方痛士文伯非

所答也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前以分地而後以政之不善乎春秋日食例三十六宜廣以此意可乎其子哉

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小雅

晉衛兄弟同姓之國也晉受孫林父之奔又受其戚田之入晉以大國欺衛小國晉負衛曲者二尚何以為兄弟同姓哉當親者疎其疎者可知也已是時吳楚偃然抗衡上國晉力不能支反吏疎所當親以自取削弱者職此之由也夫以衛襄公之卒人知哀其喪況同姓兄弟乎范獻子因是以告韓宣子有小雅鶺鴒之賦其曰遠人誰敢歸之意謂吳楚桀驁晉非其敵亦人情之易感也弔死歸疆范韓二氏所以分有晉國者茲其漸云

君子是則是效 小雅

左丘明之於吾夫子豈唯好惡同之其助吾夫子多矣且張本之說先經始事是歲魯昭公之七年

距孟僖子卒之年孔子三十五歲則昭公之二十四年矣以孟僖在鄭相昭公不如儀在楚不能答郊勞既歸魯乃始講學吾夫子是年止十五歲志學之年而先經所始乃二十年前事此左氏之助吾夫子也曰孔丘聖人之後必為達人一也鼎銘二也援臧武仲之言以重之三也明孟懿子南宮敬叔之得師為同門生四也記吾夫子之言以明孟僖子之補過為君子五也小雅之賦乃二十年後事左氏助吾夫子之意其以此夫

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　小雅

左氏論日食前後二詩相戾也衛侯叔孫豹果卒魯衛君臣同譴既得之矣燕燕居息盡瘁事國則人臣勞逸不均意指叔孫豹之為人君始終不常自速天譴也又言日月一歲十二月會合朔曰辰陰盛陽微則日食十二次分野當之此詩意也夫前後二詩折衷十月之交前後相戾如此學者所

未曉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小雅

君子小人之分能言不能言之別也君子能言言之嘉也以安其身小人不能言言之僭也以災其身叔向援向以稱師曠為君子而有小雅之賦也石言于晉有無未辨也而乃因此以託諷於晉厲祈之築以召非言之物師曠能言之叔向能言之其曰子野者字之以為君子者以別他人之有言紛紛於世強聒而無補於事叔向非唯知言又知詩杜預以為興今說詩者小異昔之說詩專以為讒言亂聽也哿嘉也巧言者非正言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大雅

文王創周之業於商之天下三分有二民去商即周去苛俗而即樂土其於靈臺靈沼也芻蕘之采

雉兔之獲文王未嘗不與民人共此囿之樂詩人大雅之賦以歌文王靈德之及不以地為廣不以囿為夸也魯政分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郎囿之築公乎私乎叔乎季乎魯史之公豈私之囿叔孫昭子之譏勤民且援文王之詩罪在昭公不在季氏也傳釋之以為書土功之時豈春秋之意乎南蒯欲以費逐季氏歸其室於公必季氏囿也

陳錫載周　大雅

欒高陳鮑齊之四族强弱之不侔矣欒高怙强欲攻陳鮑謀之不密為陳鮑所先能以弱為强者何也欒高逐六子陳桓子皆反之分三邑益其禄也且以欒高凡四敗來奔於魯陳鮑分有其室殺之而受其利仁者不為也桓子乃能聽晏子之言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景公予以莒之旁邑又辭之穆姬君母也以高唐予之然後受傳叙其事而以大雅之賦比之且大雅文王創周之業也小白用之

猶足以霸陳氏卒有立於齊者能施之心也昭公八年楚滅陳蓋自陳哀公之死陳亂楚滅陳而縣之九年復書楚會於陳又書陳災者以明虞舜之後不予楚滅也

德音孔昭視民不佻 小雅

莒者魯附庸邑也三家分有公室而取其地莒有不服者季平子倡兵柄而二子從之春秋以三人者書之不欲季氏專之以明莒為公室之附庸也

左氏乃專之季氏時有亳社之祭執莒俘用之以明示得意是甘心為忍人者臧武仲小雅之賦以周公之不饗為言知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而用人之祭自三家始也然宋用鄫子祭社楚用蔡侯世子祭山夫豕之牲無異也魯祀周公不應有此

莒可殺不可用也悲夫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小雅

齊之欒高二氏同出惠公為二公子也春秋書欒

施來奔而不及高彊彊即子尾之子也慶封之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以示不貪及其將死也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其車而送之其子高彊弗克負荷以奔于魯嗚呼高氏自慶封以來累世之惡至高彊尤甚非獨一身之積昭子小雅之賦傷高彊自以一身集累世之惡不自我先後者其一身負此惡名也悲夫

蓼蕭 小雅

天子之詩魯非所予而宋非所受也以周天子之恩澤惠及四海猶零露之被草木也華定以宋元公新立銜命使魯豈慭然於詩之專對者哉既不知所取其不答賦者亦宜也是時魯昭公以苟人取鄆之懇畏晉之罪非三家亦將不免華定之意輕魯國君臣也蓼蕭之四章出於杜預之釋果當時享禮之所當賦乎宋魯異姓非宜兄宜弟如同姓之親者華定固不免而魯昭公君臣可免乎昭子

所謂工於料人拙於謀已者

祈招　逸詩

小人固有終身為惡自悔於一日之善有不得者以天道好還也芊圍之惡極力終身僅乃得國凡十三年豈不知子干之逼助之以晉如抱火積薪求所以寔死者此子革之言所以易感也方其乾谿之次愛周鼎貪鄭田大城陳蔡不羙其勃勃凶焰豈易震撼一聞祈招之音廢寢與食者知一死之不免天理之不容也不然雖百子革摩厲一夕何益哉是歲昭公十三年吾夫子年甫冠顏子少孔子二十歲方生之年也其曰克已復禮為仁者當後追感靈王自克其不仁以成其仁因以教顏子也不然靈王之死距顏子之問仁歲年亦遠祈招者祭公謀父作祈父為周之司馬以止穆王滿之蕩祈宮則免死之地或曰靈王羽衣執鞭欲以車轍馬迹周四海如穆王滿之長年非畏死也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小雅

子皮以鄭國之政授子產交手相付如父子繼述也子皮死子產哭之亦哀國人徒善其哀知已之死此無與為善者誠然之說也且以子產德業之美學述之奧改作不失為惠愛剸裁不流為苛刻其曰有德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者此子產心術也吾夫子重之又稱其為惠人又稱其仁以止其不仁之謗子產之所以取重聖門者誰適之自哉

知有子皮則知有子產也且以子產之賦特以平丘之會爭承自日中至昏以折晉人之貪雖子太叔亦凜然奪氣於其側子產特以憂國為樂茲所以為邦家之基也其曰合諸侯者齊服于晉為盟主也藝貢事爭承也

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　小雅

夷狄之患周家八百年之業於以啓聖也太王避之文武成之周公膺之至於春秋始終見於書者一

一可懲也曰戎曰荆楚曰赤白狄曰秦曰徐戎曰淮夷曰吳曰蠻戎曰茅戎二伯所以成霸功諸侯所以敵王愾者用此藉口成熟也昭公十六年中國無霸主吳楚自相仇敵齊代徐楚殺戎蠻蒲隧之盟齊人取甲父鼎以賂以夸示儁威茲叔孫昭子所以興無伯之嘆而有小雅之賦也幽王時驪戎滅周鎬京舊地為秦奄有東遷以來伊洛被髮而祭皆戎也尚何周文武之業哉其所責執政大夫以訴其勞如昭子之賦者非所恤也

野有蔓草 鄭風　羔裘 鄭風　褰裳 鄭風　風雨 鄭風　有女同車 鄭風　撰兮 鄭風　我將 周頌

鄭聲者歌聲長言之蓋詩之淫風也吾夫子與顏淵言四代禮樂有及於放鄭聲者惡其聲之淫也若乃以詩言之所謂六卿之賦雖曰鄭詩其曰不以辭害意者斯其別也一別之正烏在其所謂多淫者乎竊嘗以其國風二十一篇觀之大率夫婦

男女如湊洧之類遒雜其間至於關乎美刺者不
害其正之體也六卿之賦鄭志者皆有擇也野有
蔓草者子皮之子子羽之賦也羔裘者子產之賦
也褰裳者子太叔之賦也風雨者駟偃之賦也有
女同車者子旗之賦也擇兮者子柳之賦也韓宣
子以六卿賦不出鄭志以為君子數世之主者一
一隨其所賦審訂其語而答之唯子羽子產子太
叔三人耳是歲韓宣子聘鄭鄭伯享之既畢因六
卿之餞以觀其志之向背果何如也是歲四月宣
子聘鄭晉侯以八月卒六子之心所以望晉殊炎
炎矣宣子賦頌之我將以馬將意且以天威為畏
子產率五卿拜貺賓主之禮粲然可觀矣

采菽小雅　菁菁者莪小雅

竊謂周官三百六十詩三百五篇昔人所為禮經
三百無乃通稱之數乎孔子家庭之訓退而學詩
退而學禮與周南召南之學非特以授伯魚亦孔

子雅言諷誦之常也所謂三百者豈二經之概乎不然孔子生晚周未有六經以前韓宣子所見於舊典禮經如易象春秋者皆周公制作如之何以辨之其或同或異也小邾穆公朝魯昭公燕之因詩以觀禮者賓主小雅二詩相為獻酬自今視之皆有要體主人求所以重客客思所以報主人者何昔人能之今人不能也嗚呼六經既作吾夫子以來學者有白首不能窮一經者舊典之學今廢矣悲夫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 商頌 德音不瑕 豳風

嬖幸給使與奴隸等耳豈可使之與聞政事必不得已如左右僕臣亦必辨其和同二義正人端士之所以事君者梁丘據嬖幸之人耳晏子則齊之執政也景公遹臺之田徙樂其語言軟美而悅之其同者亦未必是也而況和乎二詩之賦可也非

所以責梁丘據如曰驩假大政也曰德音不瑕王言無瑕玷若乃嬖幸奴隸之人語以大政宥密則非其職其人則必奄腐寺人與聞德音此豈人君任用美事晏子乃以是望據過矣後世分南衙北衙廢立征伐進退人物至有國老門生天子者其始禍於此乎韓愈贊梁丘據或猶之可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大雅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大雅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 商頌

書之九德士德之全也三德而有家六德而有邦然亦難乎其全矣所謂九者曰寬曰柔曰愿曰擾曰亂曰直曰簡曰剛曰強皆士之吉德必有以調節宣暢然後用之歟寬猛二者寬則濟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不固執以自陋為不該不偏之士此子產所以授子太叔之政也子產以刑書封洫致蠆尾之謗上卑其親人不曰子皮教之何也

子皮之舉子產傳之以心知其為吉德君子子產之政則子皮之政其所以取馮簡子裨諶于太叔者合衆德以為全豈特三德而有家者哉逮其告老傳政於子太叔則所賦之詩寬濟猛猛濟寬其曰和曰平者心傳之術即子皮所授之術初得之於不言能言子皮則可與言子產不然子太叔以寬德致盜豈心傳之學庸有未盡乎子皮即公孫舍之子也

不解于位民之攸壁　大雅

位者車也道者載也君子以位載道而行如車遵路不可失也一失其位如覆車朽載無以行道也然君子有不得其位者如蔡世子朱豈知所守之位可以君其蔡之民哉自周公封蔡仲蔡之為蔡可知矣楚靈王滅蔡平王之立復立蔡蔡人以失國之久祓鬼於此蠢矣自保不暇敢計其位位不自安敢言息民乎如世子朱有不足責矣春秋

之責君子叔孫昭子之言大雅之賦足以為有位君子之戒也世子國之儲君平公死朱當嗣位不以適子之位自居何以靖蔡國之民他日出奔不終兆於此矣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大雅

楚人篳路藍縷以啓山林一同之地方百里也歷四賢君不以拓土役民為事謹守其國以德為險不以城也芊圍憑陵上國滅陳滅蔡城不羹之地乾溪之辱誰適兆之釁兎之政有懲於此可也欲以城郢效尤此沈尹戌大雅之賦止述四賢君為爾祖之念者可以想見四君以來欲大而反小欲強而反弱城郢非守險久持之術也嗚呼夷狄入中國中國不足以敵之則必有夷狄者吏出迭入以勝之吳滅巢沈尹戌又言之郢雖地強且大何能自保乎

錍之罄矣惟罍之恥　小雅

鉼小而墨大也鉼以為汲墨以為洗此祭祀禮器也王室子朝之亂敬王出居諸侯當任其責主盟者之憂也春秋晚周諸侯自憂不暇何暇憂王室哉鄭子太叔見范獻子言之獻子又與韓宣子言之欲會諸侯謀之嗟夫白大人然後救火何益於焦頭爛額哉發之於緯也當恤不恤當憂不憂也憂固有大此者乎子太叔小雅之賦鉼墨之喻其言懇切足以聳動獻子之心者茲所謂美秀而文者乎是時子產既死子太叔新知鄭政蓋昭公之二十四年也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大雅

吳楚雖習水軍之利皆不知兵也楚貪吳人之疆以舟師畧地者恃越與巢首尾腹背緩急可如左右之蔽彼其兵之出也有輕吳之心吳人襲其後者楚人之所不知越大夫越公子以舟應之而二帥從王則公子倉與壽夢也竟不能出楚地而還

者吳人襲其後反喪其所得春秋書曰吳滅巢者
如受大兵之滅人國也鍾離楚之附邑皆其所恃
以應援者所謂二姓之帥此也杜預以巢及鍾離
為二姓之帥誤矣吳人舐糖及米前日城郢適所
以致吳也沈尹戌不能救徒懷厲階之憂不為無
罪卒之十年後吳入郢者此其張本

新宮 逸詩

車舝 小雅

禮樂征伐文武二者天子之權也權出天子猶不
免十世之失自諸侯大夫陪臣其世數或五或三
可知者非其出而出者孔子之所親見春秋之書
所謂禮樂征伐者權出於天消息盈虛之理也詩
者禮樂之音生於人心者晚周之世士大夫心術
日急一日有不足録者魯叔孫婼之聘宋也為季
孫逆婦以卿出境已為非禮安能怪桐門右師之
賤其族人為非禮乎宋公享昭公以新宮之詩猶
曰新室許以女適季孫叔孫賦車舝以媚宋婦也

賓主對泣俎豆間樂祁者桐門右師之諸父行也
因佐賓主禮而知其喪心必死卒如其言
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小雅
卿為君逆婦而乃用於大夫之家尚何有於君臣
之際哉春秋書叔孫婼如宋而不曰聘者以逆婦
示貶也且其於人倫有甚悖禮者季孫公若季平
子之諸父行也乃從昭子行以聘於宋是為猶子
娶婦也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公若從
行者以其甥之為宋妻其意在敗其猶子之婚曰
勿與之說者幾以國事謀之婦人也政在季氏四
世昭公朝夕自保不暇公若之敗婚何益於昭公
中外之計適所以速魯禍也樂祁大雅之賦蓋傷
昭公搖搖將出以臣逐君猶為國有人乎是年公
孫于齊以明公之出不復入若遜位然也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　大雅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逸詩

五星緯天而行其變者彗也其所變之度分野之國當之不必專主一緯之變見不見昏明為候也曰彗曰孛曰搶曰欃尤旗曰天狗皆緯星之變也譴謫示人大者亡國小者覆軍殺將故人君畏之然春秋書彗亦少矣天子弱諸侯強彗不為周出而為諸侯凶德相濟分野十二國所次一緯之變雞犬相聞齊變而魯不書者亦理之當然也齊則彗矣齊侯禳之何預於魯杜預乃以見不見為釋妄矣晏子答齊侯二詩之賦蓋明文王基周以德格天而蒙其福夏商末年不能修德格天而失其民亦周之所監乃天下之大也天子畏天之戒豈一齊一魯所能拘之哉晏子言齊當以彗為畏不以彗為患二詩所以勉之也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小雅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子諸侯大夫世凡三變矣

天子東遷一變也諸侯吏霸二變也大夫分國三變也豈唯世數之不免要亦天道消息盈虛之數也春秋末年盟會皆大夫專之齊晉楚衛皆有變所變之國無國不為大夫也齊景公路寢之嘆景公得之目睫而為後日心腹之慮豈暇計其子孫齊為陳氏景公之憂然以齊大夫視他國大夫一律也景公德不足以庇一國之民而陳氏豆區釜鍾公私異用取予異數恃其勸分小數以是為德未足多也陳氏用之以移齊民晏子小雅之賦無德與女者義有取此乎至於四民不易業以禮嚴君臣之分景公自以為不能者雖然晏子不能容吾夫子於國何區區禮之足云嗚呼其君千駟之馬無德而稱也其臣聖門三尺之童羞道之其曰

禮者君臣徒相蒙也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大雅

晉三卿之家橫矣祁奚之善叔向之直乃不能匿

其子孫乎祁盈殺祁勝以其淫也家政何預國事楊食我叔向之子盈之黨也荀躒受賂反陷之於晉頃公頃公憯然受其訴者以三卿利十縣之地而欲吞噬之如此雖公室有不免矣司馬叔游大雅之賦以世亂為憂卒殺勝以快主心者度知不免於一死三卿之手共利在十縣之地非以專殺也是歲魯昭公二十八年公在乾侯

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大雅

文王周始基之王也三分天下有二猶事商受以福其後之子孫至於平王東遷賴諸侯之伯功以扶持衰緒日已遠矣晉政之在大夫計所得分地比之文王孰多其所積累比之文王孰得披兩族十縣以自利此魏獻子伐韓宣子之政也挾公室之勢封殖親黨以厚其藩牆者凡七大夫乃以舉

親賢籍口成鱄以文王之德比之大雅之賦得無
以是託諷乎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大雅
春秋立法權賞罰也唯其公而已魏獻子分祁氏
羊舌氏十縣以自利私也其舉七大夫公也賈辛
司馬烏又以納敬王之功魏獻子舉之仲尼聞賈
辛得舉援大雅之賦以為一忠足以與國匹休垂
名無窮是歲魯昭公二十八年孔子已四十九歲
矣其賦大雅以明賈辛之忠者豈徒然哉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大雅
魏獻子不臣之心幸禍於周以挾晉室行南面之
禮馴致有國其子宣子其孫文侯其漸於此也敬
王出居以子朝之亂至徙洛陽避之東遷至是凡
三徙都鎬京以來周不為周矣其曰成周城成周
不過合諸侯大夫為盟會以行天子威令如是而
已而乃據非所據不唯上欺公室彼知有王室乎

南面之位不臣之心以為幸此禍會可揜而取也衛彪傒則知之大雅之賦以天戒為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其一者猶若假之其二者不臣之心必然之理也戲豫馳驅豈特慢君令瀆天威而已哉是歲昭公之三十二年孔子已五十三歲韓趙魏并范氏中行氏知氏乃在孔子既卒敬王之後元王之立魏已立國遂并晉為文侯孔子弟子子夏猶及為文侯師南面之僭履霜之漸可不懲乎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小雅

春秋嚴一王之法以大一統也是可二乎一王以下曰公曰諸侯曰卿皆曰王臣諸臣各以官為二可也謂之曰王則春秋大一統之法曰王正月者以天統三辰以一氣統四時無有二也晚周法壞王之有二吳楚之僭春秋抑之曰人曰子不以王書者法在故也趙簡子問史墨意以三家逐君自況其無君之心史墨淫巫也以譬況晉援小雅之

賦以媚趙簡子後世亂臣賊子接迹無國無之誰
適啓之陵谷遷變天地災異非以王之有二數之
當然也史墨之亟三卿分晉之兆也悲夫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 大雅

吳入郢之禍烈矣然楚王之奔幸以身免者得士
之力也吾得五人焉司馬成敗吳師三戰皆傷竟
死之忠也季芈楚王之妹鍾建負之以從王于鄖
盜攻王于寢王孫由于以背代王受戈義也鄖公
辛之弟懷以楚平王殺其父蔓成然而欲讎之其
兄辛止之反欲殺其弟仁也鬬辛兄弟以王奔隨
吳人追之閒之以隨吳欲復楚累世之怨勢將不
免王之兄子期貌似昭王請代於隨人卒葩楚王
而以好詞答吳吳人義之乃退孝悌也嗚呼楚幾
亡國而不絶者孰謂夷狄而無士乎大雅仲山甫
之賦鬬辛以教詔其弟於此詩可無愧矣

無衣 秦風

楚之伍員申包胥二臣相友善也於君親之義惟
忠惟孝春秋之法所當褒之也伍員自楚奔吳教
吳兵法因吳兵以復父奢之讎鞭平王之墓此其
孝也申包胥初與子胥期曰爾復之我必能興之
致秦兵以全楚於草莽播越之餘此其忠也或問
二人忠孝孰先曰子胥先吳用子胥之法與楚抗
衡上國如創業之臣也吳入郢楚王僅免死賴秦
兵以興楚國楚之忠臣羽翼者衆或推或挽非特
包胥一人如中興之臣也無衣之賦秦人以答包
胥之忠或曰為包胥出師而作則與序詩者意小
異秦康公在魯文公十年立無衣之賦則秦哀公
也卒葬在魯定公九年

靜女之三章 邶風 竿旄 鄘風 敝笱 甘棠 勿翦勿伐召伯
所茇 召南

寬猛相濟二者為政之德也寬則濟之以猛猛則
濟之以寬二者未有偏任而為政者鄭政自子皮

授子產子產授子太叔子太叔授駟歂凡四傳政柄矣子皮於子產得之於忘言子產躬行之始鑄刑書不免藁尾之謗上累其親吾夫子命之曰仁命之曰惠所以救其猛政之謗而約之以寬也其終也子產明言之以授子太叔曰有德則一之於寬次則以猛子太叔不能用其寬又失其所謂猛以致多盜逮於駟歂之嗣政也幾欲以猛懲太叔之政故有取於鄧析竹刑者刻之竹簡書不知鄭所鑄之刑有不足歟世輕世重之制又當如何竊意駟歂之政亦殺人之政也殺人而攘其善盜其法君子援三詩之賦凡以明其猛政之偏也靜女之彤管三章不以女淫壞史書之法也竿旄取其忠之可以告人也甘棠取召伯之決訟也嗚呼駟歂之忍人如此濫於用刑何益於鄭削弱之政乎杜預釋之以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書不知果何所據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鄘風

晉齊爭衛衛之不幸也趙鞅圍衛晉以齊故也兵之曲直可知矣衛人自作弗靖而猶求之其伐邯鄲午是也午晉大夫也助晉為宜衛一朝而受二敵涉佗成何猶挾前日捘衛侯之勇門焉師乃退既而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者以捘衛侯手衛得以藉口叛晉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有鄘風之賦不過譏涉佗以無禮自速其死也嗚呼晉不能抗齊又不能芘衛又歸罪其國之二大夫晉之無政甚矣猶謂國有人乎

楊水卒章之四言　唐風

縱横之言所謂鬼谷術者盛於戰國芽蘖於此駟赤之取郈地是也始侯犯以郈地叛叔孫也徒以不從叔孫之謀殺公若公若死侯犯以郈地致齊師者駟赤之謀也且叔孫之言曰郈地社稷之患乃援楊水卒章四言為賦四言者我聞有命不敢

以告人心知侯犯之謀而密以圖之可也其反覆
押闔非唯侯犯墮其計中齊人亦為之出兵以逆
侯犯卒之郚地入魯侯犯奔齊此不幾於戰國縱
橫之言乎其所賦唐詩憂深思遠真唐之遺風歟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大雅
衛之父子吾夫子有所不為者父子不正則君臣
之分不明其他可知吾夫子言之曰正名者茲其
是也靈公有子而逐之欲立郢也郢不應夫人欲
立亡人之子輒已不知有蒯聵趙簡子乃欲以兵
納之戚之戰曰世子之入戚也一朝而受三敵鄭
趙簡子以一衛世子之入戚也一朝而受三敵鄭
也范也知也外則立衛君內則并二卿又與鄭為
二卿背腹為患其取勝者幸也且其誓師之詞簡
戰兵名之不立尚何卜之問樂丁援大雅之賦且
子則以范氏中行氏藉口蒯聵則生名晉鄭二君
曰謀協以故兆詢考取人謀之同也乃受三敵并

以三祖為禱此豈三王誥誓之語乎車下之拜不以一死苟免為幸乃振振然以勝為
矜其鄙也夫
不懈于位民之攸暨大雅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
福商頌

嬖大夫者君側之佞幸人也一以將順柔媚逢君之惡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如梁丘據者於吾夫子有助焉齊人攻夾谷之會孔子誅齊優其為禮甚嚴夫子欲歸其所侵田以待命齊人之詞既屈猶欲以禮享孔子孔子因梁丘據以達意齊侯乃不果享據之為嬖庸有益於君不專於佞幸也今駟秦之在鄭為嬖大夫以佞幸而得車服前日戚之戰鄭以敗績書而嬖大夫以富侈聞以致殺身滅國惡而不知恥者鄭人惡之子思二詩之賦豈無意哉是時鄭方懲敗衄之餘又有晉宋之憂而嬖人乃以侈富自媚

二詩所以懲之也

方舟集卷二十四

宋　李石　撰

左氏君子例

君子者當世君子之論左丘明取之或孔子也然有孔子又有君子君子者似出左氏品藻似例非例凡七十三作君子例

潁考叔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

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宋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

衛殺石厚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

鄭二公子敗燕師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陳桓公失鄭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

謂乎長惡不悛

鄭取郜防以歸魯君子曰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不

貪其土

鄭莊公舍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許服而舍之

無累後人

鄭莊公詛射潁考叔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邪而詛之

何益

鄭息有違言息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犯五不韙

右隱公十一年凡十例

祝聃射王鄭伯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社

稷無隕多矣

鄭太叔忽辭齊婚君子曰善自為謀

魯平宋鄭宋辭平而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屢盟無信

鄭以高渠彌為卿弑昭公君子曰鄭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復惡已甚

右桓公十八年凡四例

衛侯朔入放公子黔牟甯跪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

魯伐郕降齊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楚以息嬀故伐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其如蔡哀侯乎

鄭伯自櫟入刖强鉏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

鬻拳以兵諫楚子自刖為閽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自納於刑

齊桓公就家飲陳敬仲酒卜晝不卜夜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弗納於淫義與仁也

右莊公三十二年凡六例

右閔公二年　闕

里克殺公子卓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斯言之玷荀息有焉

隨叛楚楚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楚子過鄭文夫人芈氏勞之楚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戎車不逾女器

鄭子臧鷸冠奔宋鄭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不稱也夫

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楚也

晉殺顛頡祁瞞舟之僑君子謂文公能用刑三罪而民服

右僖公三十三年凡六例

彭衙之戰狼瞫驰秦師死焉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可謂君子

魯大事太廟躋僖公君子以為失禮逆祀也皇皇后稷

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　問我諸姑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舉人之周也　魯逆婦姜卿不行君子是以知出姜不允於魯貴賤逆

楚滅江秦伯降服出次君子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秦穆之謂矣

秦伯任好卒以三良殉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宜哉邾文公卜遷于繹利民不利主以卒君子曰知命

右文公十八年凡七例

宋華元殺羊食士不及羊斟以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私怨敗國

邲之戰鄭石制入楚師欲分鄭而立魚臣鄭殺之君子曰史佚謂毋怙亂謂是類也

晉宋衛曹四大夫盟清丘宋非其君之意君子曰清丘

之盟唯宋可免焉

右宣公十八年凡三例

宋文公卒厚葬用殉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生

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

蜀之盟蔡侯許男乘楚車為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

慎也乎蔡許失位不列於諸侯

蜀之盟晉辟楚畏其衆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

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善用其衆乎

晉侵沈獲沈子揖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

吳伐郯以夷狄入伐季文子曰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

懼

僑如叔孫也不書姓婦姜書姓舍族尊夫人也君子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汚懲惡而

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右成公十八年凡六例

穆姜為襯輿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虧姑

成婦為逆

楚子重伐吳吳人要擊取駕獲鄧廖君子謂子重所獲不如所亡　組甲三百兔者八十被練三千兔者三百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君子謂祁奚能舉善建一官而三物成

定姒襄公母也賤而無禮匠慶略季孫蒲圃之櫝季孫不能禁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

楚共王以陳叛而自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君子謂楚共王於是為不刑不明於法教也

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君子是以知其忠於公室

范宣子來聘告用師於鄭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新軍無帥晉侯以卒乘官屬從下軍君子曰范宣子讓藥黶為汰弗敢違也

吳乘楚喪伐之養由基設三伏誘之敗吳師君子以吳為不弔

吳立太子札願附曹子臧以無失節君子曰能守節君
義嗣也
楚公子午為令尹用公子棄師等八人以靖國人君子
謂楚於是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
鄭公孫黑肱將卒歸邑於公曰二三子生於亂世貴而
能貧不在富也君子曰善哉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聘晉詞曰寡君懼不免於戾使夏
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晉執衛侯衛以女女晉乃釋之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
政也
宋左師以弭兵請賞子罕削而投之君子曰邦之司直
樂喜之謂乎
澶淵之會謀歸宋財失信君子曰信其可不慎乎卿不
書不信也
襄公薨子野毀而卒立公子裯生十九年矣猶有童心
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右襄公三十一年凡十七例

莒展輿立奪羣公子秩去病入而展輿奔吳君子曰莒展不立棄人也夫

齊景公問市貨貴賤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君子曰晏子一言齊侯省刑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禮敬而不違受賜命之策君子曰禮人之急也伯石汰不失禮猶荷其禄

印段以父子豐受州田之賜初欒氏亡三卿皆欲之及文子為政其子欲取勿許君子曰弗知實難

楚子合諸侯于申用召陵之禮問禮於宋鄭左師獻合諸侯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昭公如晉晉以為知禮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鄭葬簡公弗毀游氏廟日中而塴君子謂子產知禮

許悼公飲世子止之藥以卒君子曰盡力以事君舍藥

物可也

邾黑肱以濫來奔重地故名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

右昭公三十二年凡九例

鄭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可以加於國家弃其邪可也

晉人討衛之叛由涉佗殺之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為過死

右定公十五年凡二例

已伐楚子國卜之曰如志卜師王曰如志何卜遂敗巳師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志曰聖人不煩卜筮一例

右哀公十八年凡一例

左氏聖語例

左丘明於傳春秋也以吾夫子一言遂以好惡同於聖人凡傳所謂君子者或謂其尊所聞於吾夫子也而又有仲尼孔子並稱或追述所聞親見其事然後為好惡乎其曰吾夫子與君子

如二例以杜預所釋三事起於踐土皆曰違凡
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示後學以褒貶大法
聖人作經之意凡三十二條附之君子如例

晉文公重耳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
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趙穿攻晉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杜預曰穿趙
盾之從父昆弟子也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於
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
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宣子使趙穿逆文
公子黑臀而立之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得免衛人賞之辭邑請曲
縣繁纓以朝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
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
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晉伐偪陽秦堇父輦重如役聊人紇抉門以出門者杜
預曰堇父孟獻子家臣紇聊邑大夫仲尼父二父以力

相尚堇父生秦丕茲事仲尼

齊侯問臧紇欲伐晉而與之田臧孫激怒不受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宋向戌謀弭諸侯之兵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為禮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鄭然明以學校謗國政欲毀之子產曰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杜預曰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始十歲長而後聞之

叔孫牛因父以死殺仲孫昭子即位不以為勞牛奔齊孟仲之子殺之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周穆王欲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子革為楚靈王誦之王不能自克以有乾谿之辱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昭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

乾谿

晉雍子與邢侯爭鄗田叔魚攝理雍子納其女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昏黑賊殺皐陶之刑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鄒子來朝昭子問曰少皞以鳥名官何故鄒子曰吾祖也黃帝以雲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皞以龍少皞以鳳鳥顓頊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鄒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衛公孟縶狎齊豹作亂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皆殺之琴張名開字子牢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

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曰虞人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鄭子產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有德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太叔不忍猛而寬故多盜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田為七縣羊舌氏為三縣凡十大夫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稱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

有後於晉國乎

晉趙鞅荀寅取陸渾地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

魯陽虎自齊載葱靈車寢於其中而逃自宋適晉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夾谷之會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

遽辟之

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費人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下伐二子奔齊遂墮費杜預云仲尼時為司寇定公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書帥師者用衆也不言伐而言墮者毀其險固也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

王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將有死亡焉君為主其先亡乎公喪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魯司鐸宮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預曰親盡而廟不毀也

楚子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不移疾於令尹司馬卜河為祟又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師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郊之戰孟武伯帥右師冉求帥左師管周公御樊遲為右左師入齊師右師奔子之側殿公為昭公子也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諸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

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初衛太叔疾出奔宋其妻宋子朝之女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後疾嬖其初妻之娣孔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疾出臣向魋（欲害孔子者）季孫欲以田賦改法重賦也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九月歷官失一閏）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車子微者）名）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蒯聵入衛侯輒來奔石乞孟厭以戈擊子路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渾良夫通孔文子妻伯姬所致也）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孔悝立莊公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
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
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
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誄之
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杜預曰仲尼既告老
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公
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已丑
已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也公羊穀梁終獲麟之
一句弟子欲記聖人之卒以續夫子之經故經終於此
二十二年庚戌則七十三年辛亥則七十二兩
說小異也

詩補遺

繇詞

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驪姬為夫人事在僖五年

賦

狐裘龍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作詩也築蒲屈事僖五年

童謡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晉伐虢事僖五年

筮詞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秦伐晉僖十五年

繇詞　歸妹

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言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輻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重耳入僖十五年

器銘　禮至滅邢之器

余掩殺國子敢余敢止 殺國子僖二十五年

輿人誦占民言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晉侯城濮之戰僖二十八年

古人有言鄭執訊詞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 文十七年

城者讴

睨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 多鬚也 棄甲復來 宣二年

驂乘答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宣二年

役人再讴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宣二年

謬語楚伐蕭軍中不敢正言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有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曰目於眥井而拯之若為茅至哭井則已 宣十二年

笠詞晉欲伐楚卦遇復卜者詞也

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　成十六年
夢歌聲伯夢涉洹淚下化為珠玉盈懷三年言夢而卒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虞人之箴　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為箴辛甲武王太史也

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壯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襄四年

國人誦　臧紇救鄫敗于狐駘此逆喪者之誦也　襄四年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襄四年

縣詞　孫文子卜詞

兆如山陵有失出征而喪其雄　襄十年

築者謳　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子罕請俟農功畢　弗許

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輿人誦　子產從政一年

取我衣冠而褚之畜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襄三十年

又誦子產從政及三年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詞之襄三十年

讒鼎銘叔向對晏子

昧旦丕顯從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昭三年

鼎銘正考父廟之鼎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昭七年孔子生已十八年

投壺晉穆子詞穆子荀吳也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昭十二年

齊侯舉矢答詞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齊君有弱晉君之意昭十二年

鄉人歎南蒯以費叛

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

鄉人歌 南蒯飲鄉人酒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昭十二年

童謠 鸜鵒魯大夫師已聞之文武之世

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 昭二十五年

野人歌 宋人歌衛夫人南子也

既定爾婁豬曷歸吾艾豭 定十四年

萊人歌 齊景公老而無子欲立嬖人子荼寘郡公子於萊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士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景公既葬稱謚而歌哀五年

三占詞 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

則可敵宋不吉

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

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哀九年

筮詞陽虎筮泰之需

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

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哀九年

乞糧隱語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大夫公孫有山氏二人舊相識

佩玉藻兮余無所繫之吉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哀十三年

對語有山氏

梁則無矣麋鹿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哀十三年

尼父誄詞

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
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子貢以生不能用死而
誄之非禮哀十六年
　繇詞　衛侯夢渾良夫叶
天無辜貞卜之詞
如魚窺尾橫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
乃自後踰　哀十
七年
　齊歌　魯人不答齊人稽首
齊人責之因歌此詞
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哀二十
一年

右詩類共三十六事以繼詩之刪序所不及者
附為詩類補六義之遺云占筮詞八賦一童謠
二銘三誦四謳三答一虞箴一古人言一投壺
詞二歎一歌五謬隱語三誄詞一凡三十六事